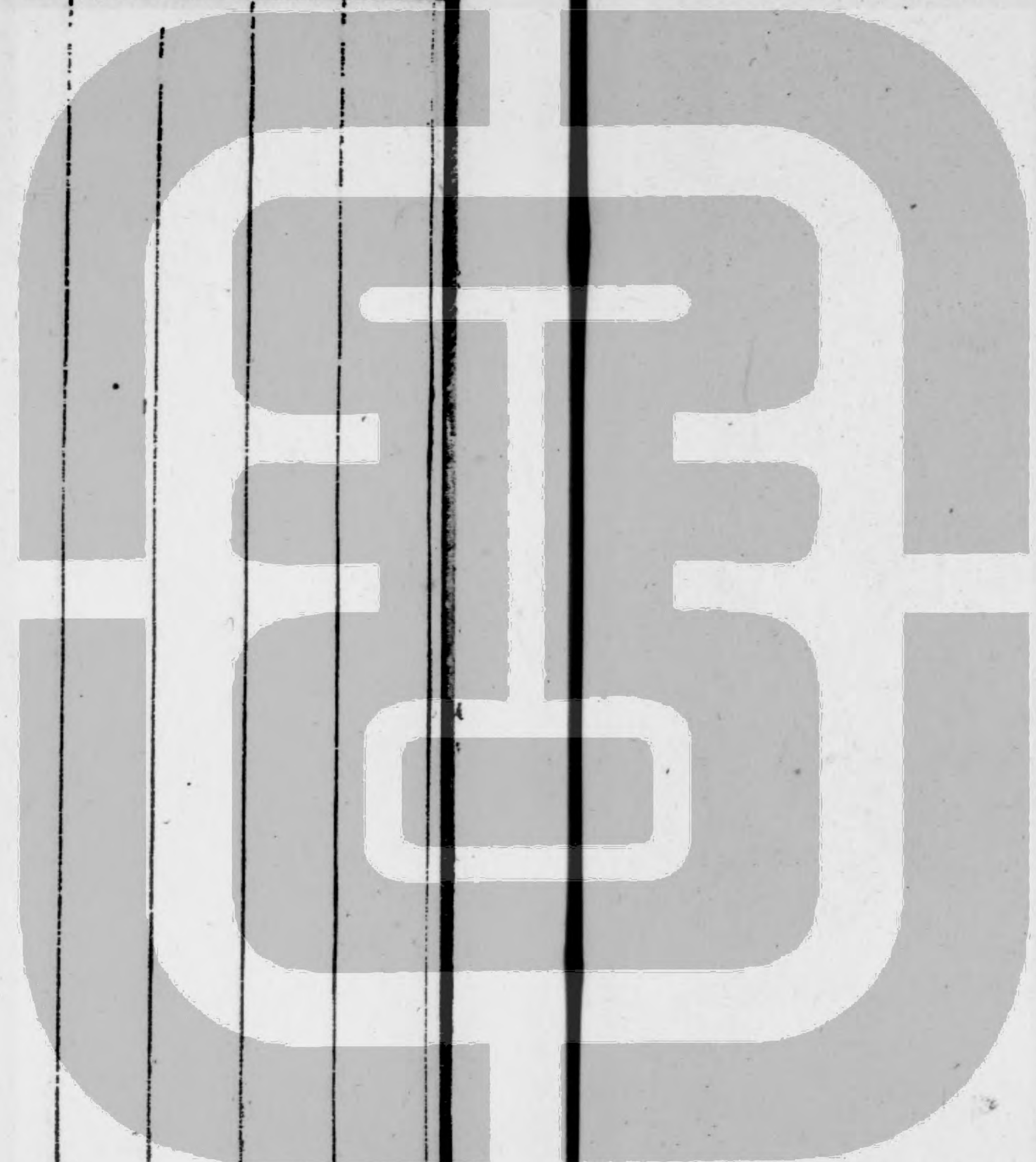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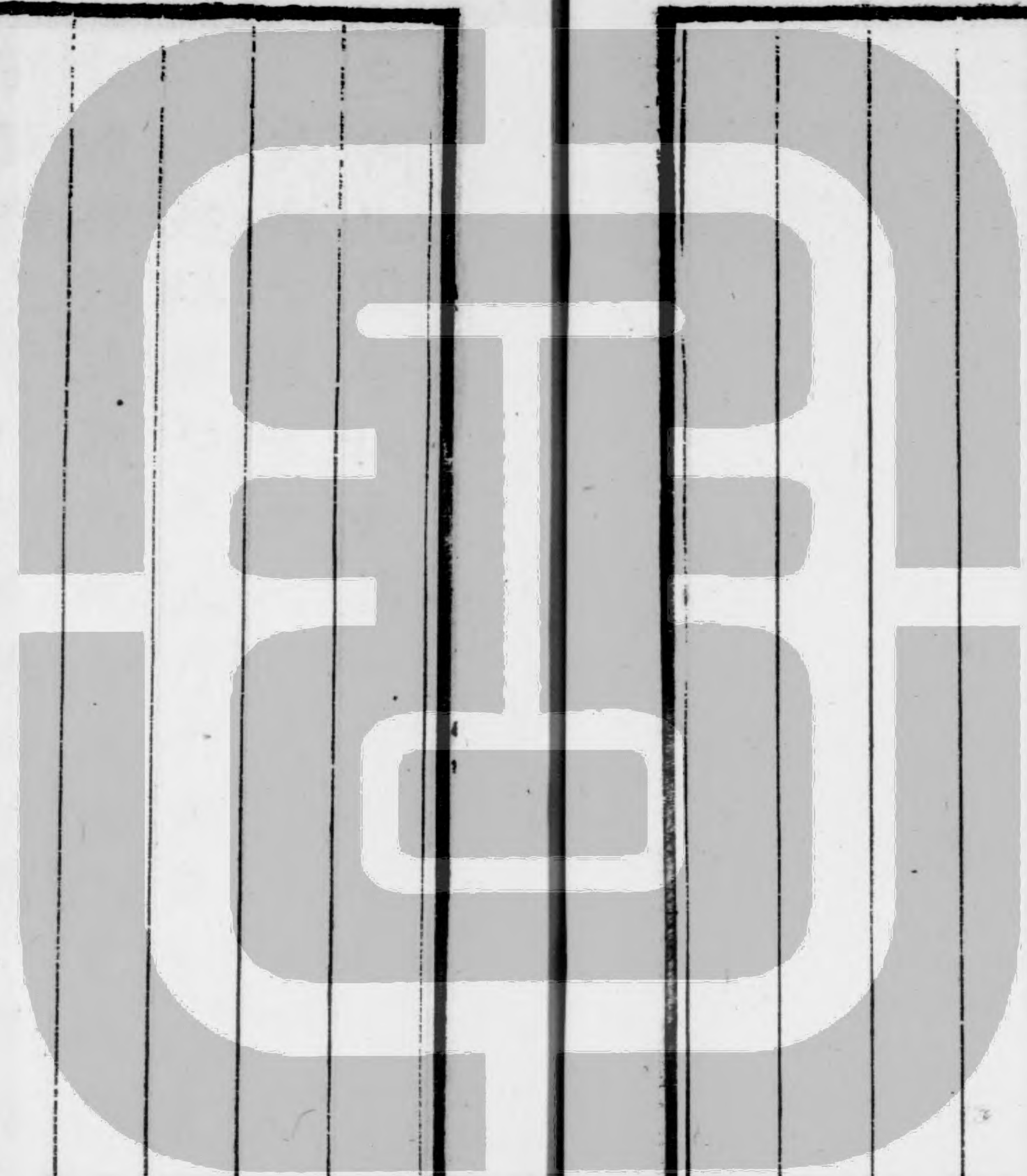


三朝正史編

卷



勅志官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七

炎興下帙七十七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四月

詔遣使詣建康府佛寺為太上皇祈福

劉錡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張浚屢薦錡兼文武兩

器真大將才至是行在平江府會侍衛馬軍司解潛與

泐邊制置副使王彥兩軍喧爭于行宮門前遂兩罷之

併其兵付錡仍除錡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二十五日丁亥何薜奉使金國回得道君皇帝寧德皇后

訃音何薜奉使金國回得訃音詔曰何薜奉使回得大

國右副元帥書具報太上皇帝久遠和豫厭世升遐寧

德皇后亦已上仙禍變非常五情崩潰叩地號天無所

追及凡在臣庶悉同哀慕 張浚行狀曰公與趙鼎當

時議徽宗在沙漠當遣信使通問遂遣問安使何薊等行至是年正月二十五日薊歸報徽宗與寧德皇后相繼上仙上慟哭擗踊哀不自勝公奏天子之孝與士庶別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今梓宮未還天下塗炭至難深恥亘古所無陛下揮涕而起歛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猶以為晚也數日後求奏事深陳國家禍難涕泣不能興因乞降詔諭中外上命公具草以親進書付外施行

二十八日庚子以太上皇帝訃音詔諭中外朕以不敏不明託於士民之上勉求治道思濟多難而上帝降罰禍延于我有宋天地崩裂諱問遠至嗚呼朕負終身之戚懷無窮之恨凡我臣庶尚忍聞之乎今朕所賴以宏濟大業在兵與民爾小大文武之臣早夜孜孜思所以

治兵恤民輔朕不逮皇天后土實照臨之無或自暇不恤朕憂故茲詔諭所宜深悉

張浚具奏待罪 陛下時遇艱難身當險阻圖惟事業寢食不遑所以思慕兩宮憂勞百姓未嘗一日忘也臣之至愚獲遭任用在諸臣先每因從容及北狩事聖情惻怛泪數不已臣感慨自期願殲讎虜十年之間親養闕然莫之私顧其意主于遂陛下孝養之忠拯生民塗炭之難則臣之事親保家庶幾得以免戾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積罔極之思哀復何言罪將誰執載念昔者陝蜀之行陛下丁寧告戒且曰我有大隙于虜刷此至恥惟臣是屬而臣終隳成功使賊無憚况以沙漠之墟食飲憂慮兩宮處此遠豫固宜今日之禍端自臣致為叨近輔實愧心顏伏願明賜罷黜亟正

典刑仰以慰上皇在天之靈俯以息四海怨怒之氣上降詔起公視事

賜朱異本家官田五頃先是建炎元年王倫奉使金國軍前修武郎朱異為副至是倫劄子云倫于建炎元年與虜拘縻已十年其妻男流落江左並無生事累重俸薄委是狼狽欲望朝廷特賜矜恤奉聖旨令湖州標撥官田五頃賜朱異本家

王倫除徽猷閣待制充奉使金國迎奉梓宮使高公會一轉武經大夫遙郡刺史充副使初建炎元年王倫以修職郎上書乞入國迎請二帝乃加朝奉郎為大金通問使金人方入寇留倫不紹興初秦檜為相通書金國求好二年金人遣倫回議和至是何薜還道君皇帝寧德

皇后訃音至是時倫為左朝奉大夫右文殿修撰主管臺州崇道觀乃徽猷閣待制為迎奉梓宮使以高公會副之王庶方知荆南聞訃音深慮金人藉此萌姦乃為之議其略曰先帝志慕道真宜用鼎湖故事奉衣冠及創起靈廟葬之名山舉送終之典使海內咸知梓宮還與否不足為國重輕彼雖欲萌何自而生然後遣使倘或請之不獲則以大兵躡之問罪致討不為無名痛憤之情刷宗廟存亡之恥臣之梓宮可不請而得為策之上者庶欲聞奏將發得報知遣使已定不獲上

楚真揚太平州鎮江府火 劉豫發姦細來淮甸及淮江諸州放火楚真揚太平州鎮江府皆火劉光世軍于太平州軍須帑藏一夕而盡

二十四日丙辰詔親征 詔曰朕以菲德獲承大統惟靖

三朝士品會編 卷一百七十一 三
康之初變亂既極兩宮遠狩廟社無依以耿然一身不
得已而任天下之責苦身忍恥夙夜慄慄冀以格皇天
之心迎還鑾輿克致大養不圖降割及正月丁亥太上
皇帝寧德皇后諱問掩至禍變異常振古無所號慟獨
絕呼天不聞詩不云乎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
昊天罔極孝子不獲養其親人情之至痛也朕有甚焉
抱恨終身曷其窮已朕君臨天下不能遠德致兵興一
紀流毒四方億萬生靈委骨草莽者非其父母則其妻
子兄弟人之愛其親一也使至于此咎由朕躬思與百
辟同致此憤已降詔書往臨江許矧銜鉅痛何敢康寧
將以良日遂登戎輅爾中外相臣卿士大夫以及三軍
以至黎庶共懷忠義期濟多難戮力一心以承朕意是
日發平江府

呂頤浩來朝 先是以知臨江府呂頤浩時行在平江
府張浚請幸建康頤浩先赴行在欲諫止建康之行浚
沮之不得見頤浩乃隨上至建康
岳飛加太尉

三月車駕幸建康府

呂頤浩加少保為行宮留守 上幸建康呂頤浩見上請
退駐臨安府臣僚言其罪上皆不從乃加頤浩少保為
行宮留守而召孟庾回

二十一日癸未詔撫恤將士 詔曰朕思親萬里用兵十
年士卒以勞衣不解甲邊城盡閉馬不輟鞍冒墮指之
祁寒觸流金之毒暑違離親屬暴露風埃諒寢食之非
宜嗟室家之靡託所賴將帥撫恤憫其勤勞使之忘生
誓不旋踵尚慮偏裨之未諭不能悉體於朕懷或猶故

三才土庫卷一 四
常罔知存衆廬舍風雨之不息糗糧藥物之不將無均
食同服之仁廢挾纊投醪之義朕惟待士卒如子弟則
將尊我如父兄待士卒如腹心則將捍我如頭目有施
必報其理甚昭夫師克在和恩責素蓄將用軍師之命
當明勞苦之情朕雖宅憂敢忘尔衆宜思輯睦以副朕
心

二十三日乙酉王彥復洪州觀察使除知邵州以其兵
馬隸馬軍司劉錡 王彥為前護副軍扈駐蹕平江也坐
小校與馬軍司偏裨喧爭降授雄州防禦使至是疾乞
終喪制乃復授洪州觀察使除知邵州制有曰出入累
年問望愈顯而再三自言力求避事朕嘉其冲尚之志
念其懇款之誠復庶察之崇資分符竹之重寄陞辭曰
上撫勞再三曰以卿兼能牧民付之便郡須疾安即召

既行又遣中賜賜方釘寶帶命以所部兵馬隸侍衛馬
軍司劉錡彥聞之喜甚曰所付得人矣

楊沂中回軍行在

劉光世加少師依前三鎮節度使充萬壽觀使進封榮
國公 劉光世得風痺疾累上章乞罷乃召赴行在所將
慰勞而復遣之既至則所請彌確以金穀百萬獻于朝
廷以所隸軍馬宜盡充衛兵以重王室上偉其奏而許
之遂特授少師依前三鎮節度使充萬壽觀使進封榮
國公

兵部侍郎呂祉節制行營左護軍王德為行營左護軍都
統制 初呂祉知建康府嘗有平戎之志宰相張浚大喜
之召權兵部侍郎遷給事中又以刑部侍郎為都督府
叅議官除兵部尚書浚以劉光世每持不戰而罷其兵

謂社知兵命往節制淮西軍馬以王德為都統制社辟陳充為叅謀遺使曰陳充字子高有詩名欣然應其辟葉夢得與充厚勸止之不從夢得曰呂安老非馭將之才子高詩人蓋文士非國士也淮西諸軍方互有紛紜之論是行也危矣我亦不聽命夢得贈以詩曰靜談孫破虜那厭杜征西充留其家以單騎從軍後鄴瓊之變幾於不免

四月張浚往淮西視師先是張浚欲征劉豫會四大將于龜山問之曰欲大舉以取劉豫克復中原如何劉光世請守韓世忠請進兵張浚曰都督欲戰則戰欲守則守惟岳飛獨以為不可用兵浚再三問之飛堅執不可之說浚以飛為玩寇議不協而罷至是浚往視師以淮西之軍新易大帥也。

上張相公書

闕姓

某東吳鄙人行年三十有二未嘗輒

至貴人之門取辱閤吏惟閣下自述按以來延見賓客莫有賢者共濟乃事然而草萊之間欲願見閣下者亦多矣學短才陋知識不明閣下膺天子之寄視四海如指掌目為中興之寄亦甚切矣故不敢釋空文上惑閣下之聽某嘗與畝畝中人論天下事無不嘆息在今日亦不能盡言於閣下也某竊觀比者金人入寇輒屯兩淮意欲束葦渡江事如前日豈謂主上親御鞍馬諸將士不得前一日遁去此皆自祖宗之靈天下之幸某嘗論之曰賊在承楚無糧可因惟願賴清河之運船艦相銜造水寨之人出沒淮口賊勢既不前而又不敢遽遁我當一軍自廬壽一軍自滁和一軍自通泰然後遣海舶入淮張聲勢間使游艇劫之或斷橋或焚廩

使賊進有天長高郵之 而糧不相繼退有廬壽滁和
之疑而又有長淮平渡之患間使水寨探其巢穴賊勢
晝夜不得休息蓋不戰而自屈也某自顧人微言輕不
得以進其說今閣下復領都督筵按于茲觀閣下之意
非有事于中原者乎嗚乎中原之不易取亦猶大江之
不易保也何以言之某嘗論自金人入寇十餘年所向
無不下者去歲之來以其大軍深入無糧可因而又運
漕不繼當承楚之險皆非金人所長在我雖曰再勝在
彼豈不曰非天時地理而糧不繼也孫子曰勝久則鈍
兵折銳以我十年退保之師雖曰在勝閣下皆得其能
長驅乎某又觀大江之險往往自戰國以來能保者惟
孫權一人而已蓋曹公赤壁之敗實因連舟不解假以
風便偶成其功及在濡須孫權堅守東關使曹公不

得窺伺大江而卒亦遁去南唐弃淮甸而亡今閣下不
營淮南而大江可以自保乎某又嘗論自金人用事以
來四海無不塗炭為惡甚矣中國之與契丹帑歲之積
幾數百年至于子女玉帛未有甚於此時者一旦并兩
國所有盡 金人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天下豪傑之
士寧不動心乎又况金人北有黑水韃靼契丹西有西
夏吐蕃回鶻東有高麗國南有大米邊面既廣怨憤日
深一旦諸國並進則南北之勢不救金人無噍類矣今
閣下若欲興復中原非遣間使結西夏再申中國之命
內外交攻使金人首尾不顧則中原不易取也閣下豈
不念金人初破契丹非本朝有燕山之役何以至此昔
申生哭秦庭七日不絕卒能興楚閣下倘或留意某雖
愚不惜為閣下一行也閣下若欲保守大江非一以軍

淮西一軍廬壽一軍蘄黃一軍安復一軍荆襄各為營田如犬牙之制使賊不得窺伺大江則大江方可保也再諸葛亮有渭南之屯司馬氏不得西今閣下若能駐軍淮甸上運荆襄且耕且戰示以堅守如諸葛之在渭南使某起西北之師若申生之在秦也今日之事譬如太山頽而大厦毀非一土一木之所能支也苟非左右牽制使閣下攬轡于其間則亦未見其策也某暗于時事草萊之間亦不乏人閣下若能舉一賢者寘之幕府無備員之嘆某不孝在衰經中不敢進見閣下若以當今利病事非一端豈筆舌所能既也幸察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八

炎興下帙七十

起紹興七年四月十七日戊申盡八月五日乙未

十七日戊申追尊道君皇帝為聖文仁德顯孝皇帝惠恭皇后王氏為顯恭皇后鄭氏為顯肅皇后

五月初九日庚午張浚還行在 行狀曰公自淮西歸與

趙鼎在相位以招來賢才為急務從列要津多一時之望百執事奔走効職不敢自營人號為小元祐又以人主當務講學以為修身致治之本薦河南門人尹焞宜在講筵有旨促召赴闕會旱灾公力求去至再四上曰秦檜何如公曰近與共事始知其闇上曰然則用趙鼎公本以檜靖康時建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以共天下之事而一時人賢薦檜尤力遂推引同朝始其顧

望包藏因上問故及之

岳飛居江州乞持餘服 岳飛與張浚議事不合既回鎮
即上言將相議事不合乞罷兵持餘服不候報即往江
州入廬山廬墓上遣使宣諭之猶不起

劉豫陷隨州

六月呂祉自淮西來

張宗元為湖北京西路宣撫判官以監岳飛軍

呂祉還淮西

王德來朝 呂祉舉止驕傲不諳軍律統制官有兩使有
正使者橫過唱喏祉領之應有伺候終日稱歇息喫食
調弄聲樂之類不得相見者其下多憤怒統制鄴瓊王
世忠狀王德之罪于朝德密知之遂赴行在上問之德
具言諸將驕暴恐別生變上愕然遂命德以本軍入衛

七月張浚為淮西宣撫使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 呂祉

無馭將治軍之才諸將皆恣橫祉密聞于朝廷議遣張
浚楊沂中徃分其兵乃以浚為淮西宣撫使沂中為淮
西制置使

八月戊辰鄴瓊王世忠靳蹇趙四臣王師晟叛殺喬仲福
等執呂祉等附于劉豫。

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先遣吳錫以兵徃淮西察其兵
中動靜鄴瓊王世忠等覺之各有異志統制康淵曰朝
廷素輕武臣多受屈辱聞齊皇帝折節不士皆為之用
衆皆不應猶相視以目先是王師晟嘗出戍在壽春府
攜路政弟子文奴以去訴于呂祉是時將士方不安祉
之政師晟還廬州方與瓊世忠及張全等謀為叛亂瓊
遣人邀截祉所發遞用盡得祉所言官軍之罪瓊等大

怨怒康淵曰歸事中原則安矣戊辰諸統制晨謁祉方
喫茶瓊袖中出通中文字乎統制張景曰諸兵官有何
罪張統制乃具許多事申朝廷祉見之大驚欲退走不
及為瓊所執有瓊之承局者以刀欲斫瓊大呼曰怎敢
如此忽見有報鐵骨朵者瓊取以擊承局死于階下瓊
之提轄已殺張景于廳事又殺喬仲福邢文劉永并執
前安撫趙康直安撫趙不群及劉光輔率前軍長驅以
行軍士縱掠城市而後出途中瓊等好謂祉曰王德入
朝妄奏瓊等有叛志瓊等懼朝廷見疑所以為此願尚
書及安撫奏知明瓊等無叛心則瓊等駐軍淮上待朝
廷之命祉然之奏書已行瓊復行至霍丘殺祉并殺康
直而縱不群蓋不群方代康直為淮西安撫知廬州未
旬日無怨憾于軍中也上聞之慟哭悔恨者不已劉錡

及吳揚至廬州以進兵之不及錡還涿州瓊等遂附于
劉豫諸軍潛遁不還者加官以復其軍額初張浚欲改
易淮西兵政叅政張守以為不可力勸止之不從守曰
若必欲改易須得有紀律聞望素高能服諸兵官之心
者一人方可浚曰正謂有其人故欲易之也是時祉衣
服奢侈語言輕易嘗自謂若寄摠一軍通明堂大禮當
白拿劉豫父子未然後盡復舊疆守知浚意必欲用祉
而浚往淮西視師守慮其輕改軍政乃以書戒浚持重
不當容易浚答書言必改易之意甚堅及用祉果致敗事
二十三日癸未詔求直言

八月楊沂中居廬州

五日乙未劉豫遣使乞兵于金國 是時偽齊國中風傳
朝廷將欲北伐者偽皇子劉麟奏云近者聞人屢言張

浚總管領烏合之衆或逼宿亳或窺陳蔡或出襄漢增修器甲趣辦軍糧此其志不小先起者制人後起者制于人欲乞從本國選差官上聞請發突騎諸路先入伐其姦謀豫從之遽命李鄴姪壻偽迪功郎南監南草場游河偽宣義郎皇子大摠管府准備差委楊堯徵乞兵于金國堯徵以病辭遂命偽宣教郎戶部員外郎韓元英代堯徵行

張浚至廬州 張浚以淮西宣撫至廬州欲追鄴瓊聞既渡淮矣遂還泗州

朱勝非知宣州 朱勝非以觀文殿大學士之宣州有都督府所增耗米勝非奏罷而宰相難之勝非即揭栲先次放免以請于上大悅而宰相憾焉

岳飛赴行在 初岳飛兵往江州廬山持餘服也累召敦

促不肯起朝廷劄下宣撫司叅議官李若虛統制王貴同去敦請飛依舊管軍如違若虛等並行軍法若虛等既至廬山東林寺見飛道朝廷之意敦請飛堅執不肯出若虛曰是欲反耶此非美事若堅執不從朝廷豈不疑宣撫且宣撫乃河北一農夫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柄宣撫謂可與朝廷相抗乎宣撫若堅執不從若虛等受刑而死何負于宣撫宣撫豈不愧若虛等受刑而死凡六日飛乃受詔赴行在張浚道上所以眷遇之意且責其不候報即棄軍而廬墓飛辭窮日却如何作出場浚曰待罪可也飛然之遂具表待罪樞密使見飛令止已有忿意矣

金人斬高慶裔於會寧市 節要曰高慶裔粘罕用事者吳乞買之長子宋國王宗盤欲誣粘罕故先折其羽翼

以高慶裔有賊下大理寺粘罕乞免官為庶人贖高慶裔之罪虜主不允慶裔臨刑粘罕哭別之慶裔謂粘罕曰我公早聽某言事豈至于今日某今死矣我公其善保之以此知慶裔嘗教粘罕之反也明矣

粘罕以病殂 節要曰粘罕以慶裔故病絕食繼飲憤悶而死雖非捉刃所及近乎非正命也 粘罕獄中上書臣聞功大則謗興德高則毀來此言是也振古之論以周公之聖人也當成王即政之初以言其業則未盛也以言其時則未太平也以言其君則幼君也周公是時建功立業制作禮樂盡忠竭力勤勞王家公之功德徧於詩書流傳于天下自古及今於世之無愧焉尚有四國之流言誅弟之禍也况後世不及周公者乎臣今所慮輒敢辨于陛下念臣老矣臣于天會之初從二先帝

破遼攻宋兵無五萬之衆糧無十日之儲長驅征誅旌旗指處莫不請命降遼宋二主及血屬並歸囚虜遼宋郡邑歸我版圖方今東瀕大海西徹胸溪南連交廣北抵北園罔不臣妾然以大金初基洪業繼治威朝先帝所委臣之力也又扶持陛下幼冲以臨大寶南面天下成王之勢也臣之忠勤過于周公之闕下有賴成之聖慮也今臣雖吐其言在陛下察情臣再陳前日之罪御林牙兵忽然猖獗干冒陛下用臣任之以師臣授命欲竭駑鈍之力盡淺拙之謀以狂孽指日可定不期耶律潛伏沙黨復反交攻凡三晝夜其勝負未分猶可為戰余覩充糧草已斷人馬凍死御林邪兵知我深入重地前不樵蘇後又糧斷所以王師失利又副將外家將心生反逆背負朝廷外家得之反背有其由也知父兄妻子

並在御林牙軍中兩軍發覺其外家得將軍下數千騎自亂我軍使臣不得施此臣之大罪也非臣戒慢願陛下察臣之肝膽念臣有立國之功陛下有繼統之業可貸臣蝼蟻之命嗚乎功成名遂身退天下之道也臣嘗有此志貪戀陛下之聖意眷慕陛下之宗廟躊躇猶豫以至于此使臣依伊吕之功反受長樂之禍願陛下釋臣縲紲之難願成五湖之遊誓竭犬馬之報下粘罕詔門下先王制賞罰賞所以褒有功罰所以誅有罪非溢怒也朕惟國相粘罕輔佐先帝曾立邊功迨先帝上仙朕繼承丕祚眷惟元老俾重征誅不謂持吾重權陰懷異議國人皆曰可殺朕躬匪敢私徇奏對悖慢理當并殛以彰厥過嗚乎四皓出而興漢室二叔誅而再造周基去惡用賢其鑒如 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松漠記

聞曰粘罕者吳乞買三從兄弟名宗幹小烏家奴本曰粘漢言其兒類漢兒也其父即阿盧里移賚粘漢為西元帥後雖貴亦襲父官稱曰阿盧里移賚亭極烈都元帥亭極烈彼云大官人也其庶弟名宗憲字告甫好讀書甚賢 張滙金虜節要曰粘罕死後有烏陵思謀者本北謀合蘇款女貞居遼地俗呼熟女貞如陝西熟蕃戶之類也女貞烏陵之姓者最為微賤小名撒柵本無名字女貞初起時思謀方負柴為粘罕虜之罕嘉其為人遂以其弟石窟馬之乳母妻之命為都提點乃北虜貴家奴 思謀奸狡多慮善於周身女貞之中素稱辨惠機術至深可取粘罕用之為腹心宣和間往來隨奉使作機議使議燕地稅賦及舉兵南侵等事皆預其謀為用事之人後以門下被虜人洛陽進士吳鼎蘇閣立又名

曰思謀字使遠粘罕以思謀累充奉使有勞令樞密院
 白身差權太原府少尹至是粘罕死思謀赴喪自粘罕
 死窮廬內亂大行嘯聚蜂起思謀每夜展轉無寐或披
 衣而坐喟然而嘆曰可惜官人脩歷艱阻以取天下而
 今為數小子壞之我未知其死所矣粘罕之家呼粘罕
 人也數小子者謂今虜生童之輩也思謀妻曹氏
 乃沐之裔也曹氏嘗語於臣故得知之改官
 制授寧遠大將軍遷沁南軍節度使知懷州太行義士
 破懷州方善鎮思謀率兵民保城集父老諭之曰爾等
 各撫諭子弟無得扇搖南朝軍來吾開門納王師其奸
 詐若此兀木凡軍國大事皆咨問之 征蒙記曰粘罕
 偽謚為威烈皇帝

趙鼎為醴泉觀使兼侍讀起居行在
 劉道主管步軍司公事 楊沂中之請張浚不得已而從

之

鄴瓊等到偽齊 先是順昌府報到京師云江南劉相公
 副都統制鄴瓊等將帶劉相公全軍人馬共淮西百姓
 十餘萬歸付乞拘留器甲訖豫大喜命重粉飾門牆一
 心從衛增重儀仗以待其來遣偽戶部侍郎馮長寧偽
 選鋒統制李師雄接納使戶是日也瓊到京師豫御文
 德殿引見偽命瓊靖難軍節度使知拱州劉老時為北
 京大名府路副總管趙買臣南京副總管王世忠偽王
 子府前軍統制靳賽左軍統制餘或諸州兵馬鈐轄或
 遣準備差使緝捕盜賊令瓊等主其師必欲北征備說
 江南諸軍虛實遣長寧再乞兵于金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九
炎興下帙七十九

起紹興七年九月十三日壬申盡十月九日戊戌

九月十三日壬申尚書右僕射張浚觀文殿大學士提舉
江州太平觀 臣僚上言臣竊謂兵者國之命也兵強
則國強兵弱則國弱兵存則國存兵亡則國亡雖行道
之人皆喻則理非必有高世之見而後能知也近者淮
西之叛兵亡入偽齊者數萬人論其為害固有不可勝
言者然自聞變以來士大夫猶為自解之語謂歸者既
衆亡者不多此皆無用之兵因得省廩食之費尚欲掩
覆過失蔽惑聖明而失謀誤國之罪卒未有任之者衆
論沸騰臣安敢塞默謹按尚書右僕射張浚輕而無謀
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衆

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若怒而喜雖本無疑貳者皆使有疑貳之心予而復奪奪而復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意無事則阻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帥有輕侮之志謀之不善也力與之共謀衆所不與者力使之統衆率易妄作動輒乖謬故鄙瓊以下懷不平之心渡淮而去然則浚平日視民如草營用財若糞土竭百姓之骨肉而用之于軍中者曾何補哉夫陛下所恃以立國者兵與民也所恃以治兵恤民者宰相也而浚用意狂惑處事顛錯至使民怨于內兵叛于外則失謀誤國之罪亦將何所逃哉故近日以來人無貴賤賢不肖合辭而言以謂陛下方修明綱紀以立基本若不逐浚則綱紀何由張陛下方倚任輔相以責事功若不逐浚則輔相何所憚今敵人有疑

我之意若不逐浚則誘掖之謀將日至今將士有不安之心若不逐浚則搖動之情將日生號令必出于朝廷非逐浚則緩急何以使人背叛本生于怨憾非逐浚則他日皆為死敵百姓怨嘆非逐浚則無以慰其心衆情憂懼非逐浚則無以安其意是數者而論之則逐之不遜也審矣如謂浚有區區之心尚欲觀其後效則臣以為浚之才術止于如是而已矣譬之用醫苟色脉之不一辨砭劑之不良則必速易之矣若憚于易醫而甘心危殆則恐非知者之事也臣欲陛下俯察群情特出睿斷正浚誤國之罪以為後來之戒天下幸甚取進止 又臣察上言近臣上殿論宰相張浚失謀誤國乞正其罪蒙睿旨付外施行近日以來公論日喧臣謹撫所聞而為陛下言之浚昨以樞臣往撫川陝假借便宜擅作威

福遠諸將之言而大敗于寇敵濫趙括之誅而潰散其師旅徒竭四川之財輕失五路之地用劉子羽之謀而罷王庶則興元之士馬金幣蓋為賊有信王庶之譖而殺曲端則閬中將士人民無復歸意論浚前日之罪固當亟投荒裔陛下起之謫籍授以魁柄待之以至誠遇之以至禮任專獨過於群臣用以復幾於三歲而浚不思往愆一蹈前轍狂妄狠復動無不謬如兵之有帥不可一日而間也浚於劉光世之革命者幾四月始則別為六軍使專聽節制于呂祉比命主帥而將士已懷疑慮此浚之罪一也置戍守之誠當度其所宜宜據要害而今泗州之城乃在淮之北宜小而堅而今盱眙之城負二十有七里虛費公私之力無補捍禦之事此浚之罪二也今日兵備宜取勇夫重閉之說為往來更戍之

計而浚不知此悉兵邊面使江淮失表裏之勢敵人無腹背之虞此浚之罪三也諸將家屬已安于江上而浚力違眾議盡遣之戍所軍士不便于薪水百姓倍費于輸將使緩急之際將士有骨肉之累而不得專意王事此浚之罪四也淮西今為戰地當使百姓擇險而居官府量事而置于公私儲積皆不必有用而浚以盡遣大兵之故復置推貨務于勛州舟給牛種於濠壽江南之錢貨盡轉于淮甸使他日敵人有可因之粮居民懷悞陷之憂此浚之罪五也淮西之兵當資地利乃于合肥之北創築長隄調人四千役之幾數月勞民費財不遑其用此浚之罪六也創造牙牌欲賞復地方之功浚之狂妄人已竊笑而去歲劉猷入寇遽以是付之大將又如竒功給曆本為戰勝金人浚于是時亦出黃榜許以

附出給既而按之人皆怨望近因調發復散手之使陛下爵祿不信重于人此浚之罪七也去歲淮西戰捷得降人萬陛下命給裝齊遣歸江北而不審其願盡刺為義兵使人心失望而陛下德意未能孚于中原此浚之罪八也兵以間探為先而浚一意僥倖惟求美報有言敵勢衰弱中原跋望則喜見顏色賞賜優典不然止貪責狀給以軍令故誕慢苟得之人日獲探事之賞而忠信敢死之士無復敢出敵之情偽今皆不得而知此浚之罪九也功同賞異為政之大患而浚于將士罔有厚薄不能精較其勞績明示以高下使將士或有此浚之罪十也今之所急者莫恤于民而浚之罪自前歲以來大為掊克之政始于給散戶帖擾及四方次則出賣官誥重困江浙次則欲僧道以至科賣雜物其視疲

瘵之民殆如仇讐剥膚摧髓略無恤心此浚之罪十一也今之所戒者莫急于妄用而浚之掊斂所得盡入督府支用之數皆不闕于戶部遣兵戍多而津發之費不貲移屯戍數而營蓋之用倍費多築無用之城濫養俘降之衆以至犒設鄙瓊等下至小枝人賜金一兩連歲橫斂數千萬緡幾盡於浚之妄用此浚之罪十二也害民之政人所共疾而浚于掊克之人獨加旌賞出賣官誥明知其為抑配而以所得之多寡賞以減年如無錫縣令劉寬剥民最甚遂得除倅本州為國斂怨不恤後患此浚之罪十三也以理財為義非士人不能而浚于財利之事專任駸儉如鎮江則有苑深朱熙之徒如建康則有錢意王似之流皆謂之桀黠者浚皆任以互易之事使掩朝廷之勢以爭利于市井傷公害私虧損

國體此浚之罪十四也建康大兵之後全乏舍宇而浚建議移蹕謀不素定倉卒責辨公私倍費遷徙之家暴露失所疾病死亡人懷嗟怨此浚之罪十五也建康營繕之初宗廟宮室皆所未備而起府第獨盡壯麗虧奉上之節無率下之風此浚之罪十六也監司郡守責任至重而浚以妻父宇文時中為湖州大守以舅計有功為成都督提刑又除親兄澆知鎮江府任用親戚無以都督責吏治此浚之罪十七也四川士久失職差除尤宜盡公而浚所任用親故舊任方滿新命已下或兄弟數人常占佳闕而孤寒不為浚所知者皆絕望于祿仕此浚之罪十八也扶危救亂當資衆智而浚資性忌嫉果于自用臣寮有所論列陛下以為可行浚必再三執議力抗君父之命凡人之所言盡不為是專權自恣無

所忌憚此浚之罪十九也贊佐謀畫當用忠智之士而浚以高明自許非狂而狡性與己合愚而佞能任己意者一切無所收用縱或時召侍從郎官諏訪利害而其言可用者寔未嘗行此浚之罪二十也凡此二十事雖未足以盡浚之所為而不達軍情不恤民力不用善不畏公議其所以致于敗事者寔由此今內而民怨外而兵叛誤國之罪已昭著而浚猶強顏廟堂之上進擬差除講問術數以淮西之變為細事以呂祉之死為奇節尚欲文飾其過以欺聖明此心可謂無恥矣臣欲望聖慈早降處分將浚前後罪狀明正典刑以為人臣誤國之戒取進止 又臣察上言右僕射張浚輕脫寡謀失機敗事公論洶洶人心惶惶臣竊憂今諸帥統兵有數衆而淮西一軍忽而叛亡失謀之人安可不知哉臣

竊惟陛下力圖恢復卿士大夫有一策之善未嘗不收拾斟酌而用之雖芻蕘之言未之或弃今浚之謀邊惟在自用罔恤人民雖聖慮所圖謀者弗而不然其強狠自專如此倘謀之善猶有可矧矧謀之不臧咎將誰執往年富平之敗論者迹其事謂有不軌跋扈之漸今者放減錄用一洗其謗用之幾時人望其掃除偽虜士期于息馬休兵復爾寡謀失策致一軍之叛背夫為人臣強愎維人主之言弗而不從以致叛軍失謀尚且偃蹇政府不自知非人主馭罪之柄公論謂何陛下雖隱忍含容全其體貌豈有大臣失謀至此公論為非縉紳竊議而笑之尚在宰司將何面目以表帥百寮乎浚天之強屢剄不改復用理宜刷恥以報知遇今乃敗事失機其于前事所謂一成而萬有餘喪也望其再立

事功不亦難乎且一勝一負兵家之常若戰則負猶有可言豈有數萬之師失於謀慮一旦叛去舍而弗戮何以示威而勸來者臣愚伏乞聖慈速賜施行伏候勅旨又臣寮上言切聞臣寮上章論列尚書右僕射張浚不可任宰揆未蒙罷黜人言沸騰不可以已復見張浚狠愎自用輕脫寡謀事不思於古義言惟悅于己從自持中外之柄多失將士之心頃以樞臣宣撫川陝事權之重古今所無浚不思兢慎妄作威福凡事宿將謀策擯弃不用專聽狂妄趨合之言是致百萬之師委於鋒鏑之下全陝傾覆健將奔走謀其疾所合誅夷聖恩寬典大示容貸逮至言章既上姑從薄貶未幾召還授以相印所宜深悟前非以圖來効而浚尚循故轍輕肆自若撫馭無術措置乖方是以近者復致鄙瓊等之

叛凡數萬之衆踰淮而北指縱如此豈不疎哉計浚前日之功曾掩過之不足計浚平時之失寔敗事之居多伏望聖慈特賜睿斷收還政柄致之閑慢以釋將士之憤以安華夏之情伏候勅旨奉聖旨張浚罷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制曰春秋之義責重于股肱賞伐之心必先于貴近朕行法而待人以恕議罪而不忘其功若全君臣進退之思成風俗忠厚之美粵有定命告于外庭具官張浚頃嘗奮身事朕初載入勤王室位冠樞機出總疆陞謀專惟幄乃疇宿望進踐台司期左右于一人庶贊襄于萬務屬者式遏戎寇經理淮壖番休禦侮之師更戍乘邊之將而乃撫馭失當委付非才軍士乖離卒伍亡叛郵傳皆至駭聞怨怒之情封奏踵來請正失謀之罰然念始終之分察

其平昔之懷計上印章退休祠館錫名秘殿庸示眷私於戲狗邑遣兵鄧愈致威權之損街亭遠倖武侯柯貶抑之深尚繼前後勉圖來効又臣寮上言伏見今月十三日麻制張浚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任使居住罪大責輕公論未厭等漢王恢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而伏于便地匈奴覺之而去武帝乃以不擊鞜重下恢廷尉且曰若不誅恢無以謝天下之意蓋謂建造兵謀本出于武帝既却廷臣之議而獨從恢言則其無功之罰不可不重也浚自在丹州之後日欲僥倖功名每以妄言誕計期惑聖聰陳說利害幾于劫持凡所為者必使陛下從而後已考其事則非有馬邑之謀論其專則豈得王恢之比既敗事至此而猶以秘殿隆名退安祠館如此則後之誤陛下信任者何所憚哉臣

伏望睿斷將浚削奪官職重賜竄責以為大臣專權誤國之戒取進止 又臣寮上言臣伏見前宰相張浚以寡謀自用誤國大計陛下特屈邦憲授以祠館為浚所宜杜門念咎深自訟責而去國之數日乃與賓客置酒高會從容遊觀殊無恐懼修省之意今聞盛兵自衛徃居茗雲間其意氣之遠蓋與功成請祠而去者莫異若不加譴罰則浚必不自知其罪而四方之人亦未必知浚之所以去也伏望聖慈將浚更賜貶降仍以前後臣寮章疏盡付外施行取進止

五日甲戌張浚落職依舊宮祠 又臣寮上言竊十三日麻制張浚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館大廷勅告明示黜陟所以砥礪百工而為勸戒黜幽之典未厭公論臣安得無言哉竊以大臣之罪莫大 誤國之

誅豈踰於流竄今浚擢任累年選登宰司再加錄用委寄非才富平之師前殲于覆亡東南之財又殫于誅剝一事無成四方何賴怨流黎庶謗 縉紳為相失職進退無觀陛下尚罷于秘殿逸之祠宮雖全其體貌示以始終其如天下何至是失謀敗事前後臣寮論列備於章疏臣不敢陳臣愚欲望聖慈詳酌褫其職名投之遠方以昭示天下為誤國之戒伏候勅旨九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張浚可落職依舊宮祠右劄付刑部疾速施行仍闕合屬去處

召王庶赴行在 召王庶赴行在出自上意是時浚已去趙鼎未來庶自荆南赴行在 楊沂中還行在

二十一日庚辰詔大將監司守令恤民訓兵 詔曰朕惟

立國之務惟兵與民宵旰以圖十年于此賴帝垂祐無荒歲得資元元之力以給諸軍比年以來兵籍寢廣而教士益精矣庶幾國勢遂振以俟皇天悔禍之期而朕不敏不明誤國柄臣寄以兵政乃謀猷乖戾委付非才懷疑反側而莫以告朕遂使積年忠義之衆一旦陷于叛亡之罪凡取于民力以事此軍者皆安示空虛而無效此朕所以慨惜叛者深愧吾民也中外文武將何以副朕焦勞願治之意應監司守令各務存恤百姓非供軍費定數之外無得妄取于民將帥之臣撫綏其衆每使失所訓練整齊毋使驕惰毋怠毋忽助朕遠圖有違朕言則有常罰

詔劉光世高世則赴行在

呼延通王勝王權襲金人于淮陽軍敗之

十月九日戊戌張浚責授左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 臣寮上言近者論奏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罪狀顯著伏蒙聖恩止於褫職衆未愜臣豈得默然哉竊以國君爵人于朝與士共之刑人于市與衆共之况大臣進退而議其賞罰非克當其罪則天下之人何以悅而服從乎今浚竭天下之財粟東南為之困覆富平之師西北為之擾計為相之前後東西南北之人曾不得與枕而居自昔語國事可以此等罪止於褫職人心謂何且陛下宵衣旰食所望于恢復倚浚為多今一事無成復有後悔計人心之怨望不止此也臣愚伏望聖慈裁酌別議其罪以厭天下之心以為誤國之戒伏候勅旨 又臣寮上言伏見前宰相張浚玩弄柄權致誤國事上貽當宁之深憂陛下曲存

體貌之恩俾以祠館謂宜夙夜惴惕思省厥愆乃上章乞送使臣及親兵百人外更為帶行川軍七十五人又欲致所居州軍存留親兵五十人以備緩急其言曰臣出入總兵將共十年其所施為不無仇怨嗟夫浚自知失士之心如此何為入居位而不解去也人臣憂國當如其家使浚之謀其家豈復輕肆生事今乃于國不顧其危于己欲求其安何謀家之密乎夫置衛所以寵臣相也今浚罪戾放廢之餘更求衛卒如此之衆是浚惟知陛下之勢不恤天下之言也大凡浚之所為率多任數頃年責居福州于未行間亦上章以官田為請其意蓋以此卜陛下眷禮之盛哀且以示寵於人以謂上之思意殊未忘尔今之所請大概類此蓋緣罪大責輕浚未知所懼伏望聖明更賜貶降天下明知陛下之好惡

以為臣子誤國之戒伏候勅旨十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張浚責授左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奉勅如右牒致奉行前批十月十日辰時付刑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遺史曰張浚罷宰相繼命落職樞密都承旨張宗元素與浚善因得進用宗元懼以宗黨見逐欲示其直明非浚黨及表請斬浚士論惡之既而周秘以浚之責未厭公論也乃復論列請貶嶺外叅知政事張守曰噫亦甚矣乃啟上曰張浚為捍陛下兩淮宣力勤勞前此罷劉光世正以其衆烏合不用命其今驗矣群臣從而媒孽其短臣恐後之繼者必指浚為鑒熟肯身任陛下事乎且其母老矣願陛下哀憐之上惻然於是浚以分司居永州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八十
炎興下帙八十

起紹興七年十月盡十一月十七日乙巳

上皇帝書

闕姓

臣恭惟陛下詔許直言極諫以救闕失

臣竊見近年以來凡有救進類皆牽引虛文無有實效
可以施於政令者間或有之亦不過州縣常談米鹽細
務而已非所以裨補天聽而聞所未聞也臣不避斧鉞
為陛下一言願陛下赦臣愚而終其說臣自靖康中見
陛下於濟南親御鞍馬慨然有恢復之計及陛下即位
維揚臣又復從陛下筵幸淮甸是時陛下深處九重上
下稍稍蒙蔽如國之取舍民之利害陛下亦不聞矣陛
下自維揚至今日屢涉于艱險非陛下斷然不疑大臣
何預焉臣在草萊亦甚微矣當國家無事時方處學校

三朝士學會編 卷一百一十一
營甘旨及國家有事臣之父母不相保者屢矣事至于此臣當奈何竊以淮西一事論之去歲劉豫以羅誘三不救之說力攻淮西劉光世遂南渡為退保之計苟非張浚親至江上使楊沂中絕賊之後一舉而大破之則江南之民亦危甚矣如光世之罪天下欲共誅之尚賴陛下憐其舊臣不加刑戮而以善罷惜乎朝廷以光世部曲付之呂祉臣在淮東聞光世軍馬盡聽呂祉節制有識無識皆稱呂祉必致敗事臣嘗謂鄴瓊等所統軍馬其來久矣而光世遇之甚厚非其他大帥之比及光世已罷當且令諸軍人馬各自為一頭項仍數加存恤而使之不疑俟諸軍稍寧朝廷或別作措置然亦未晚夫何呂祉天資驕傲以為書自居至於檢舉冒請之類欲為之一新如瓊等驟見窘迫日生猜疑方在疑似

之間朝廷又除張浚為淮西宣撫楊沂中為制置以瓊等屬焉此非瓊等欲叛陛下豈不見巨師古不聽韓世忠節制而甘伏遠竄徐之祉在閩舉之下卒亦叛去如崔增玉瓊兩軍人馬自今撥之後軍兵往往大半失所今朝廷遽欲瓊等撥隸沂中其叛必矣如瓊等軍馬平日驕惰終不為用臣敢為陛下言之臣聞英雄之主未嘗不因天下之勢而遂成天下之業也自陛下逃幸東南積有年矣而有面諛陛下者曰指日還兩宮指日中興矣陛下豈不念中興之世則必有中興之臣如周之中興則有張仲吉甫方叔召虎之徒漢之中興則有寇恂鄧禹馮異耿弇之徒晉之中興則有王導謝安之徒唐之中興則有李光弼郭子儀之徒陛下以為今日中興之臣孰可以比王謝李郭者哉臣觀張浚區區之心

寔有是念至于其他大臣又孰肯以天下之責而自任也惜乎浚計數才力有限舉非其人譬如泰山頽而大厦毀又豈一土一木之所能也臣嘗論漢光武起民間驅千捨來耜之人一戰而有天下今陛下富有東南帶甲之士不下二十萬又安可同日而語也臣見陛下去年歲親撫六軍雖暫留姑蘇而聲勢已振及車駕進發建康陛下屢降指揮令州縣不得搔擾臣觀陛下非不節儉夫何草萊惟見所過州縣經營頓遞等事非數萬緡不能辦集臣恐陛下萬一欲復東幸臨安徒自虛費臣願凡有延幸去處亦不必預先降詔亦不須廣修殿宇及排頭之類應職事官所須之物非事涉軍期亦不須隨從車駕仍今願陛下駐蹕建康與淮西止隔一水初恃光世以為藩籬而瓊等既已叛去陛下豈不自危如

沂中一軍又豈可為陛下獨當一面也淮西之叛所幸敵人在遠非防秋之時若使瓊等叛在秋冬之交陛下可又不從而東也陛下又豈不念金陵雖號六朝建國之地如晉之取吳隋之取陳未始不藉上流之勢故王濬楊素皆能以大舟巨艦蔽江而下也陛下雖曰一軍淮楚一軍盱眙一軍合肥一軍襄漢及有事牽制則傍軍各自保守如襄漢遠自千里之外陛下可保其無虞也陛下又豈不念襄陽荆門乃吳蜀必爭之地在今日尤為不輕不知陛下亦嘗慮及此否陛下自惟憂戚數下哀痛之詔俾諸將校上下一心共恢大業以臣觀之淮泗諸軍上至襄漢但可謹守邊防為江浙藩翰而已昔人有論諸葛孔明者曰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如劍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僅可自

保猶不足以自治又何足以制中原哉又曰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才布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功今日之事正猶此也陛下又豈不念秦漢之都沃壤千里洪河大山宜可控扼天下者乎陛下勿謂向者使張浚措置陝西止於如是在今日復將奈何陛下豈不見漢高帝轉戰敗北未嘗少忘關中故高帝以是而定天下臣自草萊知天下之勢未嘗不為陛下深思而遠慮也如陛下即位維揚自可往入關中指揮天下金人豈以東南為心也當時機會既失在今日又不能救前日之弊臣實為陛下惜也且如淮西一軍長使劉光世為帥則諸軍可以相附今光世實以罪廢而陛下優加恩數倍于眾人而瓊等尚且如此向使光世遽以疾終復將以誰制之則未必不如今日之叛亡也嗚呼陛下在

九重之中又豈知諸將帥臣所統軍馬曾無一言以念及陛下者乎且如泗州之兵事無大小則知有張浚楚州一軍則知有韓世忠襄陽一軍則知有岳飛殿前一司則知有楊沂中一旦緩急之際人皆各為其主誰復知有陛下者乎故淮泗一軍自光世既去之後非特臣為陛下日憂自江以南誰不為陛下憂者也今日又何有恠焉蓋古之建國諸侯止以千乘獨天子以萬乘制之雖其間有不庭則又群起而共滅之嗚呼天下之勢倒持久矣臣在草萊尚為之寒心陛下可以惕然為祖宗之計乎以臣觀諸路帥臣非不欲盡忠竭節于陛下如忠世自旦至暮制習軍馬未嘗少衰世忠年以五十勇力之氣人皆憚之諸軍雖有怨嗟之聲人亦不敢言之於世忠也由是觀之諸路帥臣使之長安在位則可

或其間有一不幸則又何以異于淮西之事乎又况小人之情見利則不能不爭見患則不能不避其黨易成陛下不可不思患而預防之乎臣竊惟陛下自即位以來所任宰執至于十八也當時除命一下所謂宰執親戚故舊不問賢否類皆鼓篋而進其罷也則所謂親戚故舊者亦皆歛版而退當時群進之人亦不無賢士大夫也夫何朝廷習以為常雖欲固留而臺諫亦所不容也臣見陛下所除執宰必自兩制所除兩制自必郎曹卿監所除郎曹卿監必自宰執成就今天下雖有賢如呂望謀如子房智如孔明才如馬周或于選或隱於布衣苟無親戚故舊任宰執則終身淪沒于蓬草之中而與草木俱腐矣况使陛下所任宰執稍能屈己以接寒士雖周公吐哺握髮亦不過如斯而已其間縱有所

舉不當亦不失為濟濟多士雲集於朝也陛下又豈不念所除過宰執某人能為陛下奉一才某人能為陛下辨天下之形勢某人能為陛下立天下之規模某人能為陛下破天下之疑惑某人能為陛下正天下之紀綱當陛下無事所謂宰執不過以東南一時能靜引中興之說面諛陛下而已及思數既足親戚故舊皆已成就遂爾力乞宮祠以便安養既退之後又復薦某人於朝為身後之計陛下用之不疑所謂彼薦之人復歸思矣將以子子孫孫永以為國又誰肯以陛下祖宗境土為意哉嗚呼使上天之靈此曹震滅久矣臣所閱陛下除宰執惟張浚庶幾呂頤浩次之也如趙鼎雖有大臣之才而無大臣之器至于尚僻學而臨事大措視頤浩又其次也惜乎沈與求有憂世許國之心不能盡其才而

死耳浚器識甚遠所患者才不足也向使浚才術兼濟如殺曲端罷劉光世不致為人詛罵而更相短之也浚之孤力無一介為助者陛下自任以天下之責此亦今日之所難矣至于呂祉淮西之敗社誠罪人然可憐者有是心而才力不逮爾陛下可不念之臣本疎繆而識不甚明輒欲效區區之誠仰于天聽臣之愚也亦甚矣臣嘗聞者昔人有言曰項籍有取天下之志而無取天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惟陛下天賜勇智雖虜人亦稱英武又何遠絕關中而無一言以及之也今又以淮西之叛人得而易之陛下可張其聲勢而預為之計乎臣願陛下應諸路軍馬各置都督一員使諸路帥臣副之如淮西一路願陛下除呂頤浩為都督以張浚副之

以楊沂中屬焉詔傅崧卿為叅謀復以史願為叅議何以言之頤浩及浚所畏服也頤浩臨事有斷崧卿詳審而愿亦有如淮東一路願陛下除孟庾為都督以韓世忠副之詔劉寧正以為叅謀復以韓求為叅議何以言之庾與世忠有湖南之勇與敢為如襄陽一路願陛下除秦檜為都督以岳飛次之詔劉岑為叅議復以蔣粲為叅議何以言之檜見任樞密寬而有容岑與粲才術過人喜於立事觀其應變亦善與人同如趙鼎劉光世西人也在大臣中德望尤重願陛下除鼎為川陝都督以光世副之詔折彥質為叅贊軍政以王玘馬擴為叅議官如樊序孟洵之徒皆先朝遺人諳曉陝西利害鼎可寘之幕府仍以王德為都督帶將光世見存軍馬乘以北風沂流而上願陛下

下假鼎重權令措置四川財賦任便駐劄招集陝右流離之民鼎與光世威信素行自可傳檄五路間遣吳玠軍馬出沒偽境又豈止牽制而已庶亦措置關中之一端也昔人有言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而取二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追也何以言之陝右乃天下之兵本四川乃陝右之根源自古興王未有不由是而得之也陛下苟或聽臣之言非特荆襄川陝有以為援且將鼓率諸路軍馬徑趨河東然後淮西諸軍及襄漢等路約日並進則蕃偽首尾不救一戰而天下可復矣嗚呼天下大計陛下自有謀臣如雲又豈以草萊之言而決之也臣竊見明堂禮在即陛下當乘此機會召諸大臣盡赴行在願陛下引漢高故事為盟主殺白馬而誓之令張浚書名金石而藏諸宗廟拜浚為大都督以輔陛下願陛

下親御鞍馬往來問勞知軍民之疾苦四方之豐凶開達聰明以廣聽納庶使蕃偽之情不能探伺陛下之神策也知今所本二三大臣充諸路都督非特陛下左右前後得以鄙之而臣亦甚鄙之也嗚呼天下之勢既已倒持非陛下除一前任宰執人情稍通者為之如其他傲上忽下之徒未有能濟者也臣之區區非特愿陛下之威德又豈特使諸路軍馬知有陛下而實恐諸路帥臣有一不幸則所統軍馬不敢臨時倉惶而無以制之也陛下又豈知某一軍闕名號曰自右軍也平居無事未嘗閱習其甚至於白晝殺人而掠其財者惟某人某人兩軍韓岳人馬整肅其失又傷於太嚴至如近下軍兵有請一百食錢二勛半菜而贍三四口者日逐上教或至晚方罷及回本營欲得一杯熱水以沃肺腑亦不

能得夫何自申牌前後打滅燭不許復爨其情可知及其所請食錢非獨欲贍數口一月之內仍欲買皮條買磁米買弓弦至于修理弓箭種種費耗不過此一事食錢而已身脫上教其妻刷甲其子積薪縱緣陰雨得少休息又不免修葺營寨此特步軍之勞至于馬軍又有甚于此者矣願陛下備臣所陳以詔寬之應有軍馬兵請低小之人仰諸路帥臣開具姓名量其高下特與增給無使嗟怨之聲聞于道路某人一軍尤無避忌雖統制將官親見無禮唯只隱忍而已比年以來諸路軍馬嘗有全裝數隊而入偽境者往往諸軍互相推避各稱本軍人馬點足即無逃亡之人以是將官得以欺蔽統制統制得以欺蔽帥臣帥臣得以欺蔽宰執宰執得以據所申請而欺蔽陛下也至如諸軍出入有攻城破敵

之說大率如此上下欺蔽陛下亦無如之何臣愿陛下速置諸路都督以通上下之情無使諸軍復有淮西之禍也今年淮西亦宜預為之備如張浚一軍亦不可數數勞動愿陛下令浚差撥與兩軍人馬於濠廬之間駐劄以備緩急仍愿陛下速遣鼎與光世為川陝之行以張其勢今陛下若以陝右為不可措置畫且令淮上諸軍為山東之謀此非臣所以敢言於陛下也以臣觀之假令劉豫北遁盡如所料不知諸軍人馬沿大河一帶復作如何屯駐又况大河南北皆平行之地目盡千里非中國步人所長若使金人安處河北以我為客利戰則戰不利則虜河為守間遣游騎以勞吾師其間暴露之人不無怨憤當臨敵之際百戰百勝則可萬一少有不和則諸軍散漫而無復南渡矣又况河南乃國家之

根本雖曰殘破尚為富饒陛下復以何人為留守為濟師餽餉之道又不能知保川陝荆襄而無復受敵之患乎臣敢冒萬死以聞陛下實恐諸路軍馬有不測之禍向陝右之民荏苒汚俗不得為陛下有矣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陛下又豈不念六朝之弊區區於江左者哉臣愿陛下體淮西一事深思而詳覽焉臣冒犯

十一月劉錡來朝 劉錡方知廬州來朝行在復幸臨安府 初降詔幸建康也有以觀天心之文人皆喜上之英斷有恢復中原之志上自建康駐蹕未久會有淮西鄴瓊之變張浚自盱眙退軍建康江上事紛紛是時王仲巖有復官之命王喚與郡左正言辛次膺彈樞密使秦檜妻黨王仲巖王喚父衆仲山嘗投拜虜人仲巖不

當復官喚不當作郡檜力營救次膺乃併劾之曰是將有蔽之漸時檜議遣使金國請和次膺力言國恥未雪義難講好面陳及上疏者八九會親疾丐侍養乃以直秘閣荆湖南路提刑於是主和與主戰之說不能定人心回惶議者以復幸臨安為是遂降詔候來春復幸浙西岳飛退軍江州

十七日乙巳兀朮執劉麟於武城 先是劉豫聞朝廷舉師北征遣馮長寧乞兵于金國以鄴瓊率全軍降豫勢盛恐久難制欲因出兵而廢豫佯以兵不可出為辭豫請之愈堅捷懶乃謂長寧曰非不欲出兵實以本國用兵以來無往弗捷自有齊國之後動輒不利恐蹈覆車挫我威武必欲出兵須齊國人馬亦聽本國節制所責號令一而權不分天下可以指麾而定豫與麟父子罔

測其謀欣然從命金人遂令具甲兵器械錢糧總數並令調發輦運陳蔡順昌宿亳之間計程之東京無兵乃邀兵麟單騎與元帥會于滑州麟從二百騎以是日至武城胡騎張翼圍之數重悉擒而用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八十一

炎興下帙八十一

起紹興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丙午盡其日

十八日丙午金人廢劉豫 金人既執劉麟乃馳赴京城下由梁門外登城以百騎守宣德門東華左右掖門副元帥兀朮并三路都統阿魯波偕立郎君三騎突入東華門問劉齊王何在偽王城使等錯愕失對兀朮以鞭擊之徑趨垂拱殿入後宮門問劉齊王何在偽宮人揭簾應云在講武殿閱射講武殿者劉豫毀明堂以明堂建殿也三酋馳往直陞殿豫遽欲更衣兀朮下馬執其手曰不須近有急事公同登門議於是同行至宣德門旁遽命偽侍從開門就東闕亭少立兀朮乃麾小番以小黃馬強豫乘之且曰元帥請到寨中議事豫始覺

其謀撫掌大笑上馬衛從首數十人首露丹夾之而行
遇豫御馬院命換馬出梁門囚于金明池廢為蜀王年
六十五豫初僭立以闕錢流傳及置交子立法七年換
至是豫立七年廢丁未金人率偽文武百官軍民僧道
耆老等拜詔于宣德門下詔曰勅行臺尚書省政朕不
席洪休光澤諸夏將俾內外悉登升平顧自濁河之南
以為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舍大功罪則過行固不貪
其土地從而變置庶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邦逮今八稔
尚勤吾戍安用國為寧負而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別
應王封罪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革其弊政庶一陶於
新風勿為奪蹊田之牛其罰則甚不能為託子之友非
弃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餘事件已委所司逐
一下元帥府去虜分不盡之事亦就便計議從長施行

仍告逐虜咸使聞知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宣詔畢二酋
從素隊數十人頂數十丈長柄上紫傘立于西朶樓相
對西街偽丞相張昂李鄴范恭等立東朶樓相對趨前
欵拜捷懶歛身令通事傳言慰勞不須慰勞者三而昂
等次第進揖遜謝訖次又依前見兀朮直立或擱耳或
捫面旁若無人不為禮禮畢一酋歸東府以數千騎往
來遠大內御街循環不絕仍使小番分行街巷揚言曰
不用爾為簽軍不要爾免行錢不要爾五匣錢為爾敵
殺貌事人請爾舊主人來此坐教爾今番快活簽軍即
日皆散已起者人馬器甲徑歸東京先來營分頭歸農
者納馬逐便金人得豫馬四萬餘匹在京有錢九千八
百七十萬緡有絹二百七十萬匹金一百二十萬兩銀
六千萬兩糧九千石方州總數又倍之豫內庭嬪御一

百七人姪娘者九人麟婢妾一百二十人父子雖外示
 儉樸而內為淫佚以獻女獻妻進婢進妹得差遣如高
 立之宋揖者紛紛皆是如薰公謹以女奉麟以媳婦伴
 送麟麟以二人進豫豫遂以公謹為偽皇子府準備差
 委監理料庫有長葛令侯湜者人告其入已賍近萬緡
 湜計窮遂飾姪女進豫莫其幸免勘官馬揖觀望從輕
 擬斷合除名勒停豫曰使功不如使過即命湜為帶金
 牌天下陝西五路傳宣撫問回授臨汝俸其用心如此
 在偽位八年四民凡含齒載髮上自耆老下至齠齔微
 至倡優無不納官錢以內庭種菜出賣京師池塘計荷
 葉數目猥瑣不可盡言士民凡出語言稍涉時忌者並
 許人告示得其情告者受賞或遭誣執告者免罪由是
 小人得志父子不敢隱語如負擔相遇或相問曰那裡

去若應云南頭去便以亂道言語斬之衣着稍或鮮麗
 又以宋之頑民尚仍舊態斬之專務以猛濟寬不覺失
 之太酷劉觀劉復劉益皆豫之弟猗乃觀之子悉務聚
 斂皆乏遠圖唯益屈已待士疎才重義頗得士卒心誦
 武之暇涉獵書史以儒術緣飾吏事虜人亦忌之廢豫
 日先為所執先是邢希戴毛澄之徒皆以忠言告豫令
 密通朝廷豫殺之既廢留相州留錢 萬命道士修醮
 謝諸直言者豫初僭立奔附者衆識者譏之云濃磨一
 鋌西鋌墨畫出千年萬年樹悞得百鳥盡飛來踏枝不
 着空飛去輕薄子撰造詩曲指為笑端不可勝記豫拘
 于瓊林苑嘗盛額告捷懶曰父子盡心竭力無負上國
 惟元帥哀憐之捷懶曰劉蜀王劉蜀王爾猶自不知罪
 過獨不見趙氏少子出京日萬姓燃頂煉臂香烟如雲

霧號泣之聲聞十餘里今廢了爾後京城內無一人為
爾煩惱爾快做人猶自不知罪過朝廷還爾奴婢骨肉
各各與爾父子錢物一庫好豫默然語塞豫之族人
劉珣者金槍班班直人也豫令知長安到長安之日蓬
蒿中得三二人珣措置招人措置屯田之類曲盡其法
甚得軍民之情豫廢後金人復以珣為轉運使來長安
諸虜人歸之金人懼焉金國遂以君命召珣到鄭州藥
殺之右從政郎楊充弼作為豫傳曰謹按春秋大法
聖人書于經褒貶善惡彰著以昭示後世臣子之規戒
若諸侯之善如美齊侯懿晉文有翊輔周室之力攘夷
狄之功則書爵以尊之卿大夫之忠賢如魯季子來歸
有歸國之忠齊高子來盟仲孫省難存恤鄰國書字而
賢之宋孔父正色于朝司城司馬死節之義書官以貴

之褒而美之以代其賞樂道人之善也楚子爵隱公之
世熊通已僭稱武王其後縣大夫皆僭稱公聖人書經
善則書子惡則稱人而正陵僭也如楚人圍宋楚人滅
庸貶而罪之以代其罰衛州吁齊无知弑君自立羣弑
隱公宋萬弑君捷書名以貶之削去官稱除去族氏以
示誅絕彰暴罪惡于萬世今豫雖廢得免萬死為幸然
尚稱偽齊若不誅絕何以昭示懲戒當削去僭號貶去
官除其姓氏作偽豫傳以為亂臣賊子之戒云劉豫字
彥游景州阜城人也家世為農至豫至應進士舉元符
中登第累歷縣佐郡屬政和二年遷殿中侍御史盜同
舍白金孟子紫紗衣至是者發其夙醜豫因上疏自明
皇上赦而不問未幾累章言禮制局事上皇批云劉豫
河北村叟不識禮制遂出為兩浙察訪使其謝表云孰

三朝士旦會編 卷一百一十一
云河朔村俗之人來領浙右廉問之事議者謂豫怨望
之迹已見于此時抵儀真喪妻翟氏丁父憂因家馬建
炎二年戊申今上幸維揚樞密院張昂與豫有河朔職
司之舊力請于朝欲與一郡時濟南大守張悅遲留未
行使豫起復代之除中奉大夫知濟南府豫欲換江南
一郡而兩府厭其頻數不許謁見乃痛憾而去至郡惟
務酷刑以報私仇去父子隱條犯者皆坐罪建炎三年
己酉金虜寇山東州郡例多戰守豫亦遣子刑曹掾承
務郎麟部兵出戰為金虜所圍又令郡卒張東援之金
虜解去遣人啗以利俾令投拜豫與東議欲出城見虜
酋百姓遮道願死守不降豫因縋城詣軍前通款是年
夏金虜令豫節制京東兵馬徙東平豫遣使說汴京留
守上官悟叛焚書以斬之豫賂悟左右二人喬思恭宋

愿說悟從之時金虜天會七年建炎四年庚戌濟南有
漁人得鱸者豫妄謂神物之應乃祀之夏五月附豫姦
人言北京順豫門下生木五穗同本以為豫受命之符
于是齊魯之間僉會推戴豫亦遣子麟以重寶賂虜酋
撻辣左右求僭立而撻辣遂注意立豫詭辭乞立張孝
純虜主遂遣使就豫治所問軍民士大夫所欲立者時
獨豫鄉人張決應之曰愿立豫是月戊申金虜遣西京
留守高慶裔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以璽綬立豫
冊之曰冊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世修子禮
永貢虔誠付爾疆封並同楚舊豫遂僭立于北京其赦
文有曰雖無虞舜之明揚幸免成湯之慙德其悖逆如
此以前宗正寺丞李孝楊權左丞濟南通判張東權吏
部侍郎魚左丞子麟大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知濟南

三朝北野集卷之八十一
府以延康殿學士前宣奉大夫前太原尹張孝純依前
宣奉大夫封開國公守尚書左丞相弟益為北京留守
都水使者王夔汴京留守升東平府以為東京以東京
為汴京改南京為歸德府豫生于景州守濟南節制東
平僭位大名起四部強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
又以境內三代有官為三衛官目曰翊衛勳衛親衛分
三等二年陞一等六年即以試弓馬合格人出官是年
乃建炎四年金虜四太子南寇回以李鄴李侁李儔鄭
億年臣豫以儔為監察御史億年權工部侍郎冬十月
甲午遣孝純等奉寶冊冊前妻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
為皇后民間房緡以五厘納官十一月改阜昌元年李
鄴留守東平鄭億年吏部侍郎馮長寧自陳州歸附請
立什一稅法除戶部侍郎李儔知軍州李侁陽穀縣令

是年依効金虜法鄉各為寨五家為保推土豪為寨長
雙丁籍為出戰單丁夜巡雙丁上教軍州縣市民亦然
每月軍民縣市之民結為五軍單丁夜巡雙丁上教月
兩點集呈器甲試弓馬合格者補効用上軍不愿者聽
每調發一人即同保四人家備衣糧器甲衣服就本州
送納却於駐劄處交兌錢官無一毫之費惟正軍使臣
効用官被請給各有差滄州進士邢希載上書乞陰通
朝廷結好夏國密圖金虜榜于市云大國聞之與生靈
為害不聽斬之又有百姓識其名酒醉扣門嫚罵豫云
劉豫爾是何人要做官家大宋何負於爾豫又斬之阜
昌二年封子麟為梁國公除尚書左丞相張昂權右丞
相兼門下侍郎冬十月以弟益守汴京從李儔知襲慶
府十二月東京官屬并老吏史平僧錄德真道錄王從

三朝士野會編 卷一百八十一 六 藝志
簡等奉表請遷都于汴京僧道賜齋史平補上州文學
張東罷右丞范恭權右丞三年夏四月遷都于汴是日
暴風揚塵屋瓦振動都人大恐曲赦汴京杖罪以下曉
示民間今後更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尼道士奉祖
考于舊大廟尊其祖為徽祖藝文皇帝又曰衍祖睿仁
皇帝親巡郊社徙弟益京兆留守麟以境內僉軍為十
二軍伍府以叅謀機宜幹當統領議事差委順習差使
旨指使上中下三等守關上中下三等效用收士網羅
文才置諸左右文武並雜用不限資格偽宣教郎太常
博士兼直史館祝簡進遷都賦又進國馬賦豫批云文
賦正非治天下之宜尚終然自前朝之季上恬下嬉
意監牧國家創業力為生靈除禍亂致康泰以馬為急
務而猶恐官吏軍民多狃于舊俗未知盡心于牧圉芻

秣之道此賦極陳馬之為用使讀之者知此為至重而
不可忽實有補于馬政祝減可簡二年磨勘以示無言
不酬西京奉先指揮兵士指揮李英賣玉注椀豫疑非
民間物勘鞠之知得之山陵中遂以崇石善為河南淘
沙官發掘古今山陵民庶坟墓求金銀財貨無棺不盡
者棺中水銀等物以吞俊為汴京淘沙官發民間埋窖
及無主坟墓中物六月大雨遣子麟代謝相國寺中太
一官張昂右丞相兼門下侍郎鄭億年開封尹成志郎
許清臣主管殿前司公事秋九月長星見偽太后死謚
日慈獻宋愿上書言利害豫以說上官悟之故特錄用
之授大總管府差委冬十月李鄴權右丞范恭守左丞
改忠翊郎為昭果郎忠訓郎為招毅郎李侁言什一稅
法利害遷監察御史四年春二月葬偽太后于東平賜

狀元羅誘以下八十四人及第夏五月戶部侍郎馮長寧監察御史許伯通刪修什一税法條式三十二件隨法申明二十二件諸律刑統疏議阜昌勅令格式與什一法兼行文意相妨者從税法秋九月學士院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其畧曰金師再駕攻圍汴都康王以帝弟之親總元帥之任握天下重兵號稱勤王自冬徂夏遷延六月移屯濟州坐視京師之危畧無進師之意及夫汴京失守二帝北遷康王謂天下之在己乃遂逃即皇帝位于睢陽自余觀之是耶定國應之曰非也文多不載豫批馬定國轉一官冬十月李鄴除右丞金虜寇蜀敗于王師五年夏臣忠郎許清臣除殿前太尉拆毀景靈西得宮真宗皇帝玉石像碎為二十八段豫問可作材料清臣已踏斷首矣麟於是取一段示右丞相張

昂云此真宗皇帝也已而擲之五月開聖尼院僧像望鼻劍三日百姓聳觀九月豫下詔南侵進至淮泗遇韓世忠游兵不得前繼聞皇帝親征四太子宵遁調發盡靜始遣人語麟兼行二百四十里抵宿州少安西北大恐麟率偽臣察上言嘗謂中原制江表其為形勢與強弱逆順之理何啻得百二之利也故自古王者興起必有河朔山東之地然後為帝王之真若乃崛起及遁居吳越之舍計其強者能自保一隅偶有不振則中原之兵已進而墟其國者一舉也故史冊所載如吳為晉所滅陳為隋所滅蕭銑為唐所滅周世宗剪伐淮南諸州至宋之初以次就平是也乞下合屬去處曉示奉豫旨六年二月改什一法行五等税法夏六月汴京地震秋七月毀明堂得金龍之金四萬兩大銅錢三百萬暴

風連日屋瓦皆震八月麟出獵陳留有義黨數百人欲
劫之南奔皆法外虜死于汴京以弟復知濟南劉觀知
府陽軍冬十月下令民鬻子依商税法計貫陌收稅知
襲慶府李儔罵丞相張昂豫批云理合誅戮尚念儔係
昨江南守臣隨軍歸附特以寬貸追五官與號州廬市
添監七年春賜狀元邵世矩光一規云邵以下六十九人及
第改明堂基為講武殿門安上門為眾安門朱雀門為
明昌門景龍門為照遠門秋九月以殿前太尉許清臣
為權大總管府以子麟領行臺尚書令馮長寧行臺戶
部侍郎行軍叅謀李鄴行台右相誦議軍事發鄉軍三
十萬號七十四萬兩路南寇東路由紫荆山出渦口犯
定遠趨宣徽以姪劉猊統之西路侵廬州麟統之偽詔
榜示指斥鑿與尤甚于五年淮泗之役軍之始行也知

臨汝軍宋著部夫到京子麟以後期斬之納其女子繼
豫斬使臣趙倚語人曰已去趙宋矣尋進于濠壽之間
東路猊所統遇楊沂中擒戮悉盡西路麟所統聞猊敗
望風北遁失運車七千輜船七百隻殆婦亡歿散走者
大半器甲交鈔軍需搗設等物不可勝計建炎以來王
師獲捷未有如是之盛也于是廢猊為庶人免復官徙
觀為東路留守以妻弟翟論為南路留守八年夏四月
改保康門為清遠門是月梟鳴于苑又有梟數千鳴于
南庭皆作休也之聲豫惡之命能捕獲一梟者賞五千
五月無雲而雷起龍于宣德門捫滅宣德二字豫遽令
修之秋七月間人南田探報王師欲北伐遣宣義郎楊
克弼乞師大金克弼他辭改差戶部負外韓元美迪功
郎游何金虜不許八月望順昌府馳報喜旂至京云江

南劉相公不全軍人馬并淮西兵十餘萬歸附已交收
器甲接納了當九月十三日到京以歸首鄴瓊為靜難
軍節制使知拱州劉光時為北京大明府副總管趙買
臣南京副總管王世忠皇子前軍統制靳賽左軍統制
餘或知州兵馬副鈐轄其次皆遙授諸州准備使喚緝
捕盜賊劉麟府效用使臣正軍請受恣縱旨皆不及朝
廷則例皆悔恨獨鄴瓊以為得乘麟瓊王師必欲北征
遣叅議馮長寧使大金乞併力南寇冬十月壬寅平原
鎮濠寨官貴伯詳見星殞不覺失聲驚曰齊帝星墜禍
在百日之內同坐執之赴麟麟問可禳乎伯詳曰應天
以寔不修文惟在修德麟聞之豫以為狂士斬之汴京
門奏僧道見謝辭令拜豫批依十一月庚子豫以私憾
殺汴京富民孟師齊于東門籍其家資豫遣人乞兵大

金大金先示難色豫乞愈堅不得已許之俾令先調發
齊兵會于淮上約麟單騎議事濬滑之間麟以二百騎
從是月丁未至河上悉為虜擒之四太子立郎三路都
統以數千騎馳赴梁門登城以守丙午四太子與三路
都統以數千騎守宣德門東華門二首從東華門入逼
豫出見捷辣以鞭麾騎逼豫于闕亭以羸馬馳之而去
囚于金明池廢為蜀王命百官有司皆仍舊以偽齊尚
書省為金虜行台尚書省散出文榜買賣不許閉門仍
以小番揚言因民所欲皇惑眾所稱齊王虐民命廢之
放五厘免行錢散鄉軍敲殺貌事人交你百姓快活爾
舊主人少帝官家在此民心于是稍安而百姓亦不敢
擾民闕下有不在文有此數宮嬪一百七人妊身死者九人其
子麟一百二十人父子皆外示節儉之狀而內放淫佚

比敵妻得官進姊妹得差遣如高立之宋緝紛紛皆是中間尤甚者如蕪公謹以女奉麟以子妻伴送之麟以二人進豫豫以公謹為偽皇子府淮備差委長萬令侯湜有入已賍萬餘緡事叢恐不免以女進豫為使功不如此使過升湜為金牌天使陝西五路傳宣撫問其淫污有至于此偽位八年凡含齒戴髮上至耆老下至髻亂微至倡優無不自納官錢行偶語之禁喜拊剋之法酷虐鄙猥不可以一二記其廢也有馬二萬四千匹在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貫有絹二百七十萬匹有金一百二十萬兩有銀二百萬兩有糧九十萬石方州在外劉觀劉益劉復皆豫之堂弟猊為觀之子皆事掎斂無他技能獨益輕財好施禮賢下士為士卒同甘苦頗有遠畧故廢豫日虜人亦忌之俾經畧郎君以計掩捕

餘待之若故觀至今恣其任便居住偽后錢氏宣和間為御侍淵聖時出宮聘使臣張保義張為賊擄錢從賊夫為賊人所殺賣身與豫為針線婢故舊在宮庭中豫皆取法于錢先是邢希載毛澄以忠言俾豫密通朝廷不納而害之至廢遷相州豫悔留錢五十萬醮之十二月甲戌自相州徙上京改封曹王在偽位八年年六十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八十二
炎興下帙八十二

起紹興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丙午盡其日

豫在偽位求言榜曰九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辭
避無術竟當重任蒙遠近官吏士庶耆老湊集稱慶願
以無能副衆懇誠惟極愧惕念時當草昧事極艱難臨
政之初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更冀官吏軍民耆老凡有
所見直陳無隱庶補暗昧共圖永濟建元阜昌榜曰十
一月二十三日奉聖旨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古
以來仍紀嘉號以與天下更新乃者卽位之初有司請
遵舊例制朕以大國之好逃避未遑而使命逼臨促別
立一號令受命之元用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侯共
承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建元為阜昌元年布告

三朝士學集卷一百八十一
天下咸使聞知遷都汴京榜曰十二月十八日奉詔書
汴京實四方之上游名區與壤為天下最今所宜都無
以易此而朕今以遷都生事未當輕議既而寇盜哀息
強梗歸順闕輔混同人漸寧謚宅中而據會要因舊而
以建新邦乃其時矣朕志既定朝議僉協將戒嚴而順
動宜先事以示朝誼布詔音亶孚羣聽定以明年春末
遷都于汴凡爾遐邇通知朕意焉立錢后文曰門下朕肇
造區夏聿崇正化之基乃正宮闈允賴坤儀之助爰昭
懿範協建丕圖敷告明廷誕揚顯冊咨爾錢氏性鍾婉
靜德茂肅恭嬪于節制之初嘉爾宜家之美慶傳乃祖
德及于民啓吳粵之王封衝斗牛之瑞氣名家濟美遠
踰高察之門邦媛流芳益顯臨安之裔建茲創業繫乃
協心增厚人倫思繼闕睢之化敬修婦禮懽承長樂之

欣宜正徽名式資內治禕衣綸翟遠稽周室之宜椒室
蘭闈庶效漢家之侈蓋遵典禮非徇私恩於戲惟恭儉
可以佑敦樸之民惟憂勤可以副勵精之意書稱媯汭
匹虞舜以應圖詩詠洽陽配周王而受命勉圖令德永
播徽音可立為皇后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施行戒
守令勸農榜曰勅朕撫有海內五年於茲賤末而貴本
欲使元元之民皆趨南畝豐衣足食水旱有儲比屋可
封于今田野未盡開闢閭閻之間儲蓄尚寡抑以長民
之吏訓督之未至古者循吏或出入阡陌躬勸耕桑或
課或藝悉有程品用是戶口蕃滋獄訟哀息今郡守縣
令所以助朕致理何獨不能及茲春首播植之時共各
勉盡率土之方使無遺利農民亦宜深念再脫兵火之
厄泰然更生勿使事情游竭力畎畝務遂生生之業以

養父母以育妻子臻於福壽不亦善乎布告天下咸使
聞知稱朕敦本務農之意毋忽朕命故茲詔示想宜知
悉刪修什一税法尚書省准內降付下朝請大夫尚書
戶部郎中兼權侍郎權給事中臣馮長寧等劄子奏臣
等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刪修什一税法今檢照前後
指揮削去繁冗類成修式共三十一件并隨法申明二
十二件竊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
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龍子謂莫善於助莫不善于貢
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
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以此
見三代皆行什一法又無若助之善者周之衰亂兵不
能守秦漢而降隨時更變其間雖或輕於什一而取稅
更繁賦之類其目亦繁弊亦隨生所以仲長統極言其

陋今通肥磽之率計稼穡之入斛取一斗米為甚多一
歲之間有數年之儲不徇古法規為輕稅及一方有警
一面被災坐視戰士之疏食彌望餓莩之滿道如之何
為君行此政也惟唐祖庸調法為近古貞觀之際行之
甚備其後稍紛更之卒變其法總無名之賦立為定規
名曰税法陸贄嘗言曰兩稅新制耗竭編民日日滋盛
是時行之未久而其敝亦已如此迨宋之季世遂為民
之大蠹權要豪右之家交通州縣欺侮愚弱恃其高貴
擇利兼并售必膏腴減前稅數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
其稅者貧民下戶急于貿易俛首聽之間有陳詞官吏
附勢不能推割至有田宅既盡而稅籍猶在者監錮拘
囚至于賣妻鬻子死徙而後已官司難逃戶之賦則牽
車服邑里歲使代輸無有窮已折變之法小估大折名

三朝土壘會編 卷一百一十二
三
曰實直巧詐欺民十倍倍取會其所有而責其所無呈
于檢災之蠲放分數方田之高下上色不公不實率皆
大姓享其利而小民被其害暴君汚吏貪虐相資誅求
百出朝行寬大之詔夕下刻剝之令元元窮蹙羣起為
盜滅亡之由可為龜鑑者魯哀以年饑二猶不足問於
孔子之高弟有若對曰盍徹乎又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則其什一乃足百姓之法不可以加重也白圭
欲二十而取一孟子對曰以子之道貉道也又曰欲輕
之于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則見什一乃堯舜之道
不可以輕加也自古上能行治民之道者無若堯舜夏
殷周在下能知治民之道無若孔孟之徒其所行所言
皆如此則後世有天下國家以安生靈為意者其可忽
諸春秋公羊傳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什一行而頌聲

作豈傷其法廢而不復故諄諄言之以示後世歟恭惟
陛下受天明命拯民于塗炭之中慈儉勤勞務格革貪
饕為循吏化呻吟來謳歌爰自節制諸路深監前弊而
欲盡革之乃酌古先帝王聖賢所行所言為什一之稅
多寡升降官不定籍惟據民所供歲入之寔數自供若
是則他弊不生無田不井與助法同賢於夏后之貢遠
矣所以張太平之紀綱立聖化之基址行之數年稱其
德意公私兼利獨豪右權要不逞之徒病其不能容奸
因州縣奉行間有乖方或煩苛或滅裂致百姓之疑惑
厭苦者乘之數為浮言力圖沮壞按周制田不耕宅不
毛民無職事者罰以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法請佃官
佃兩科之後無虛占不耕妨人請佃者令比附輸稅議
者乃非之以為太刻按律應輸課稅及入官之物而廼

三朝土壘會編 卷一百八十二
避詐匿計所闕准盜輸歷代之未嘗增損今法隱稅者准盜斷罪議者乃非之云所隱係已物豈可謂盜誅議稅籍類此者多煽惑衆聽惟冀幸衆情之不安因之得以搖動成法况自昔有稅惟今之稅尤合樂輸蓋國家既無池臺苑囿樓觀之役又無聲色玩好宴遊之侈外無佛寺道院之修崇內無嬖人倖臣之賜予維是祿官吏者所以為圖民治安養軍兵武人置鞍馬器甲者所以為民平禍亂完城池樓櫓者唯要緩急保民備河陽邊鄙者唯恐倉卒害民凡民所輸之稅一粒一錢一絲一縷更無妄用盡是還以為民民能知此豈忍有隱豈復為議異所惑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付所鑿板行下杜絕浮言戒敕官吏示以行法之意必堅必信庶幾斯民咸受實惠取進止奉聖旨依金人廢劉豫指揮尚書

省帥府議冊立劉豫建號大齊置國之初恐其不能自保故為隨路分駐兵馬至今八年載念上國大事大勞遠戍兼齊國有違元議缺乏軍需比年以來益漸減損遂致艱窘多有逃亡隨路百姓亦用是各不得息肩與之征討則見力不齊為之拊循則民非我有凡事多誤終無所成况齊人假我國家之力積有歲年事悉從心尚不能安民保國論其德不足以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衆寔有乖康濟生靈免其荼毒使天下早致隆平之意反使庶民困苦兩國號令從所相度實為過舉既知其非豈可不以改置若混同四海之內聖德廣運睿澤旁被霜露所沾孰不歸附今臣等議欲定一民心變廢齊國至于普天之下盡行撫綏是為長便奏訖奉聖旨齊國建立于今八年道德不臨室家不保有失從初兩

獲安便之意豈可坐視生民之敝因若此宜依所奏施行委所司速為措置右其餘隨擬事件仍商量行下右奉聖旨在前及商量致到隨擬事件開列于後今行下元帥府照驗前項聖旨并處分事宜不得有令士庶軍民別至驚擾早賜安措從長施行須議指揮一廢齊國尚書省設置行臺尚書省一齊國自來創立重法一切削去並令依律令施行一知得齊國差使繁重今悉從宜酌量施行一應據射糧軍人有欲歸農及情願當役使並從自益據存留人數各依散隨州軍依舊發給衣糧內有從合役置窠坐一切仍舊其有年老殘疾人等雖是難任軍役矜其無歸並仰分附舊來養老處酌量賑濟勿令別至凍餓一廢齊以前離背即主被虜逃走人等若見在本鄉並與親眷團聚之人其即主更不

許識認或有背夫逃走婦人准上施行只據元將引去女兒却行分付與父外有舊北來奴婢并妻不在此限一齊國有宮人除劉豫貼行存留外其餘並聽自願出嫁或與親眷團聚若是無所歸投分付宮觀養濟一內侍人除摘留合用留守宮禁人外並聽自願隨處住坐一任見大小職官並隨路押軍人員各不得侵奪名利一自來齊國非理廢罪大小職官並與改正叙用或有懷才抱道隱居山谷之人亦仰所在官司以禮徵召量才任用更或用內有才德絕倫者開坐姓名申復以憑不次升擢一古今聖賢墳墓祠廟並不得亂有損壞一日在逃亡江南人等不問是何名目若是却來歸投並免本罪優加存恤右下齊尚書省可照驗即日尚書省取奉到聖旨上件施行據劉豫已削去帝號降封蜀

王并設置施行訖行臺尚書各有所奉詔書別行降下
外照到降封宣旨昨以建齊國本圖靖難奈何不當天
心至今未獲休息與其害于百姓不若負其一身致有
今來變廢仰指揮到日即速遍牌曉諭隨諭官吏軍民
僧道耆老人等仍於坊巷村寨多行粉壁告示咸使體
悉聖恩普浹之意及思多歲不獲寧居豈望太平各安
職業無或敢有二心 曰齊國本非自立凡官司所
有勾當無非本國公事其大小職官輒勿誤省會妄生
驚疑仍仰自今後更切用心撫循百姓以保祿位各懷
忠信仰順天意用答宸心當遵守宣旨厚加撫卹若是
執迷不順聽用浮言必當自貽刑戮仍仰至日立便改
正廢齊阜昌年號為天會十五年應州府縣鎮大小官
員並勒依舊勾當所令見令禁勘諸公事并續有詞訟

及係官錢帛諸物文帳並依前來體例如法理納收停
不得其間却有住滯隱瞞別致違碍錯失仰准此天會
十五年十一月日金虜廢齊後差除一張孝純銀青光
祿大夫太子太傅開國公權行臺尚書左丞相一契丹
蕭保壽奴行臺右丞相一女真完顏師中行臺左丞一
燕人張通右行臺右丞一契丹蕭陳奇太師戶部侍郎
一燕人張鈞禮部侍一燕人王翬左司郎中一燕人左
瀛禮部侍郎一契丹耶律孝忠吏部侍郎一契丹蕭融
刑部侍郎一杜充男杜崇兵部郎中一被虜宗室趙子
滌汴京總判一張叔夜男張仲熊光祿寺丞一偽齊右
丞相張昂知孟州一偽齊右丞范恭知潘州一偽齊李
鄴知代州一偽齊戶部侍郎馮長寧戶部尚書一偽齊
禮部侍郎鄭億年吏部尚書一偽齊戶部員外郎韓元

英許州節度副使一女真完顏胡沙虎汴京留守一燕人蕭長壽奴汴京副留守一燕人劉陶汴京同知留守一契丹韓睿為都城警巡使一偽齊河南監酒李儔汴京同知副留守一偽齊司農寺丞周廷權同知副留守一李成殿前太尉兼知許州一折可求依舊麟府路副使一孔彥舟步軍都指揮使兼知東平府一張中孚初發豫授以節制五路兵馬今依舊涇原安撫使一張中彥依舊秦鳳路安撫使一趙彬依舊環慶路安撫使一慕容洎依舊熙河路安撫使一閻師古召到京依舊知西京一王彥光知亳州李世輔蔡州同知一趙榮依舊知宿州一李師雄馬軍都虞侯一韓世忠步軍都虞侯一靳賽相州同知一趙買臣依舊南京副總管一鄺瓊依舊知拱州一徐文汴京總管府水軍都統制一劉光

時召到京依舊北京副總管一偽齊殿前太尉許清臣懷州同知一偽齊南路留守翟倫滄州節度使進封曹王冊門下嚴寶冊以薦鴻名既俯從于農欲布恩書以敷需澤宜大渙于羣生眷予異姓之王夙有同寅之德律班明命孚告治朝蜀王劉豫惇大而方直高明而寬厚早居南服以直言強諫聞于時頃在東州以智畧英姿長于衆八年享國一節事君虛運會之有終識廢興之大義視去位如脫屣以還朝若登仙向之富國以強兵何霸王之足道今也樂天而知命豈得喪之能移爰因慶賚之行益永褒封之典昨以陶丘之典易其井絡之封於戲列土以建侯邦誓既堅于砥礪盡忠以藩帝室心宜炳若丹青茂對寵光永綏福履可進封曹王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一千戶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主

者施行謝封曹王表禮成大冊澤沾普天特列進其封階不遐遺于舊物望闕拜命闔門知恩伏念臣昔仕李朝初厯要官味方枘圓鑿之理竭徙薪曲突之忠項氏將亡一范增而不用周家既勝以箕子之來歸試有微能爰許大位辭不獲已服將若何承積年殘毀有餘凡百事艱難已極闢寇賊以置朝市披荆榛而創耕桑應機投隙以傾挫敵鋒損已使人以招集散徙忘寢忘食必躬必親培廣業之惟勤庶大息之不玷俄加廢罷之議愈堅措置之心要先時成務于斯邦覲後日受知于上國呈聞混一之意不再待三之言即隨使人往受宣命素所抵備復何遲疑八年辛苦之經營兩手懼忻而分付帝號若釋重負王爵尤感鴻恩自得清閑而北來未嘗徘徊而南望久安僻地忽被改封洎捧讀于訓詞

若躬聽于御語温其如玉暖然似春星斗輝麗窈然之天道典謨渾顛大哉之王言徽軫爨下之焦桐青黃溝中之斷木先生懸磬之室榮張設羅之門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奉三無仁均九有敬識百辟之享獨觀萬化之原有功而必見之無棄而當善教遂令窮悴得與褒嘉臣敢不守靖致虛安時處順何以效涓埃之報惟不為名器之羞臣無任 狀元羅綉南征議臣聞皇天厭亂所以開聖人也故必有不世之英雄膺時撥亂以新寰海以息兆民陛下以積累之資出逢否運應天順人肇臨大寶網羅英俊以備天官其所以開基勦業者至矣然而能混一區夏定宗廟萬世之業臣猶為陛下慮也此復覽聖詔旁求草澤求南征之議大抵皆碌碌之士詞章泛濫不能盡當世之務無以副明詔今為陛下言

之臣嘗觀高祖起于匹夫劍斷白蛇旗標赤幟獵販繒屠狗之輩率瘡痍亡命之人兵不數萬餘西攻武關擊猛秦降王子嬰以定關中暨徙封南鄭銳意東鄉復與項籍爭鋒巨細百戰使籍馬不停卒斬東城五載而成帝業以臣觀其所以興者不過于高明果斷急擊勿失所以收成功嚮使高祖隱忍遲發且將為敗虜矣何敢望天下哉况陛下據全齊之地挾猛勇之師豪傑之士雲屯霧蒸劉季君臣相去萬萬而趙又非猛秦項籍之可比此天亡之秋所以假手于陛下若不因機而取之是乃養虎遺患將使能靡寧矣今陛下特隱忍而不發者無乃惑于四議乎臣願為陛下決之則其一曰方以卑辭通舊主告以夫金敦迫不得已之意陰結猛勇速求翦伐成即為君敗不失為忠臣觀其勝負若坐而獲福

實三王之舉也臣切薄之此雖三尺之童猶不可欺况彼為人主哉陛下獨不思張邦昌之禍乎以北面奉符璽退而復辟猶且為齏粉况又有甚焉者哉至今天下猶有為邦昌而惜者獨臣以為匹夫宜其殺身且成敗在決斷與其退懼不若不為陛下若欲從此議以通舊主邦昌之禍及矣非陛下不能也患不改爾夫圖王不成其敗猶霸此可決者一也其二曰彼有強敵難厭之賂加以冗兵坐食之費候其凶荒兵老財匱然後可擊此又不然夫於越蠻夷之資困于會稽及行成于吳金玉子女所以為賂者不可勝計然終以滅吳况宋之所保猶不下百郡西有三川之饒南有二廣之富增摘山之算倚煮海之利其所以賂大金者不過歲時聘問講禮之幣而已休兵養士惟思所以報齊若不乘弊而擊

三朝士野會編 卷一百八十二 十一
之俟其羽翮之成提兵北顧則我齊一敗塗地間不容
髮夫天與不取必有後殃此可決者二也其三則曰陛
下所以王山東者以其間得民心也若僉而從軍定失
民望以臣觀之是不通時變腐儒之說也夫趙氏奄有
神器垂二百年其于生靈德至渥也一旦猶且忘之况
大齊姑息之恩哉且民心日夜望故主之來所賴大金
威惠固無異心使彼私間稍行將不我援則豪傑四起
不待趙氏之兵而齊已誅矣且民何恤我而金國之師
所乞者再四蓋亦可慮也今幸濟師既無物以備勞其
來而又不為之佐則誰肯盡心哉使萬一無敗可也或
有不齊虞則吾齊何以為計當因金國之師僉十州之
民劫以征行使見其故主陵遲之甚勢必大舉不敢妄
發及使趙氏不利退其兵而齊終得取天下此可決者

三也其四則曰陛下親臨戎事國事孰委而元子以儲
嗣之重亦不宜輕動臣請論之昔唐高祖龍飛太原開
建國社皆太宗仗義而動問罪庸主躬親戎馬平天下
陛下縱未能親臨則莫若以元子行太宗故事躬率兵
師與民除亂使萬世之後尊陛下為齊高祖而元子為
太宗如或不然則陛下一傳之後而大臣皆未之服誰
肯竭力以輔少主宜使元子親征成此勘定之功以結
民心以服大臣庶幾我齊得以永祚傳于無窮此可決
者四也四議既決而臣復有六擊之便今備陳之其兩
淮之廣高腴千里寔六朝控扼之地所以表護江浙而
不可失者也而又金陵者古之重地前有長江之險環
以大山之固得人以守之則雖窮年皓首而不可拔彼
圖退保吳越畧無意于此殊不知兩淮失金陵危則吳

越不可保矣此天所以遺陛下臣知其無能為也若遣兵先據兩淮振威滁泗搖蕩江浙乘隙拔金陵縱不能全圖則山東為內地陛下可安矣此地利失其守可擊者一也且國步多艱必圖賢相以輔庶幾救隕越而趙氏自播遷之後鉅公碩德隨已磨滅而所與謀事者不過六七輩呂頤浩橫議狂直失大臣風度兼有私門之僻雖有政事皆為利所移朱勝非雖老臣然守法具位怯于圖大事秦檜智小而謀大翟汝文才有餘而量不足趙鼎雖大器然孤立在外進不容于朝至于范宗尹尚乳臭驟為登庸言不顧行驕貴自處又奚足道是數子輩皆闖茸士非宰相才也况復朋黨相比譏詆此去而彼入席不暇暖視政府如傳舍且一有倉卒之變其君惇惇于上百官從之于上無有任其責者此宰相非

其人可擊者二也且國家危亂注意在賢將彼用者第皆庸瑣劉光世雖持重而偏裨不良韓世忠有京西圯上之役不可以言勇至于張俊尸祿素餐坐與卒伍爭利徒能糜費太倉之米是三子者曾無毫髮功僥冒主知起身行伍致位兩府挾不賞之疑懷藏弓之忌金珠子女玩嗜滿前驕奢淫佚以奪其志而又各以權勢相尚互誘軍士結怨連隙彼此不和欲其帥先不其難乎哉此將驕而不和可擊者三也夫兵者國之爪牙弗戢將自焚彼自敗績之後士卒殆盡不過降烏合之衆招饑悴之夫患生于驕縱靡罔不至治之急則有合從之謀緩則生自橫之氣間有邊事則各以妻稚為念彷徨自傷覬覦賞而後行饑鷹一飽颺翅而去此兵縱而不戢可擊者四也詩曰大宗維翰又曰宗子維城而太子

者亦天下之大本也彼孤在上既無宗室屏翰之固又無儲位嗣續之先闔寺竊權勢傾朝野其不殆哉設有軍事孰與之謀此主孤而內危可擊者五也夫用兵之道財用為先彼自興兵以來歲無信宿之錢倉無百日之粟兩浙之間賦斂橫出官吏生姦民人怨望諸軍僥求之心猶且不已稍有警急不亡何待此兵窮而財匱可擊者六也且我無四惑之議彼有六擊之便是乃萬全之師取天下如反掌伏願陛下斷自聖衷確然不回從臣議則天下幸甚臣謹上議詔曰勅奉議郎羅綉朕自乘時創業寔賴英賢當宁求賢孰為賢者皇天助順錫我忠良克堅北伐之心首建南征之議碩謀遠畧灼見的情輿論僉從皆所毗倚賜卿絹一百疋日下乘傳赴闕以俟登庸朕當親勒六軍式圖厥事果獲戡定樂與

卿共之秋涼比安好否遣書指不多及金虜節要曰

捷懶自宿遷北歸路由東北劉豫不之出迎更遣人請

于捷懶曰豫今為帝矣若相見無拜禮豫嘗拜捷懶捷

懶怒責之盡却豫贄獻之物不與之見大憾而去渤海

萬戶大捷也過淮陽知軍張渙孝純之子話及劉豫捷

不也撫掌歎曰某渤海之大始信氏也金人初招某許

某開國遼東其後披堅執銳從軍爭戰積有年矣雖一

郡之安閑不可得也豫山東守郡爾勢孤援寡出降而

已而金當是任以是較之豈不負某耶金虜節要曰

劉豫偽皇子府叅謀馮長寧乞兵于虜主完顏亶且言

鄴瓊全軍新降自九月十三日到東京具陳過江自效

之理乞以瓊為鄉導乘勢併力乞兵南寇亶以廢豫之

議已定慮豫有衆之多陽許其行且遣使馳傳至東京

以防瓊詐降為名立散其衆除女真萬戶東為元帥府
左都監除龍虎衛大將軍河北路兵馬都總管河間府
尹渤海萬戶大捷不也為元帥府右都監大乃渤海之姓捷不也小
也左都監拔東居太原府陳村新城右都監捷不也居
河間府新城起諸路番漢軍南寇令初下人莫知其廢
豫也于是下詔遣捷懶兀木捷不也提兵以寇江為名
之東京廢豫為蜀王又遣撒離喝拔束提兵以寇川為
名之長安擒豫弟益豫之立也高慶裔推之粘罕主之
虜主吳乞買從之豫知恩出三人又三人虜之再用事
者豫每歲厚有餽獻蔑視其他酋長故餘者無不憾之
以謂我等衝冒矢石拓闢土地皆為慶裔輩所賣矣豫
雖有此怨謗而未至廢逐者以吳乞買在位粘罕當權
慶裔用事耳至是吳乞買已死慶裔伏誅粘罕繼亡則

豫之廢也必矣豫既廢遷官瓊林苑阿魯保寨阿魯保乃女真

三路都統豫未廢日金人捷懶逼其北行且問豫所欲

之豫請居相州及乞魏王宅捷懶逼之行既近相繼發

之燕山又發之中京既而發之上京給夫子廟以居之

昔金人初破上京盡屠其城後以有罪者徙其中彼人

視之以為罪地如中國瓊崖之類地居燕山東北一千

七百里乃五代史所載契丹阿保機之西樓是也

劉豫知臨汝軍崖虎來降

王倫高公繪使於金國回 王倫自金國回報議和之約

且曰金國許還梓宮及韋太后又許還河南州軍

時武功大夫高州刺史是時濠州宋超亦來降又中原士庶以金人廢齊之後多有挈老小來江南兼鄙瓊叛兵復有回歸者江淮諸州皆招納應接之不暇矣
二月七日癸亥車駕發建康府 車駕發建康府叅知政事張守常謂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江流險濶氣象雄偉正宜據會要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可為別都以圖恢復每對必為上言之宰相趙鼎欲還臨安守與鼎議于都省不合又議諸朝上願守曰何如守曰臣昨日都省已與趙鼎言之矣陛下至建康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勞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繁費之憂願小安于此以繫中原民心上曰卿之言是鼎獨毅然不能奪守既已罷去車駕遂還臨安
韓世忠岳飛來朝

王庶為兵部尚書

王庶為兵部侍郎對便殿口陳守畫

秦蜀形勝利害上大喜之即詔遷本部尚書

二月二日丁亥詔諸路宣撫制置使勵士卒帥守及監司共濟軍旅 詔曰昔在光武中興雖定都于洛而車駕往返見于前史者非一用能奮揚英威通行天討上繼前漢朕甚慕之朕荷祖宗之休克紹大統夙夜危懼不常厥居比者巡幸建康撫綏淮甸既已申固邊圉獎率六軍迨復還臨安內修政事繕治甲兵以定基業非厭霜露之苦而圖宮室之安也自今而後應諸路宣撫司制置使等其深戒不虞益勵士卒常若敵至以聽號令帥守監司其協心共濟軍務因或不勤以副朕經營之意

七日壬辰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同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制曰忠為天下之開聖人所以衛社稷誠哉政事之本君子所以治國家故汲黯在朝而邪僻為之寢謀揚縮入相而豪俊以之自化維此鈞衡之任曾何今古之殊我得其人明告在位具官秦檜秉德惇裕識通淵微守經事而知其宜臨大節而不可奪逮茲圖舊付以本兵憂國忘家持心無二獻可替否守節不阿蘊著龜先見之明有松柏後凋之操朕念朝夕之誨必資左右之良在宣帝時有若丙吉魏相在明皇時有若宋璟姚崇一則同心輔政而漢氏中興一則以道納君而唐室大競是用擢陞右弼進處文昌躡三等之榮階衍多田之腴賦期盡協恭之美式觀相濟之能於戲啟乃心沃朕心予欲聞于辰告有其善喪厥善汝無怠于旁招往踐攸司欽承休命

王庶樞密副使 先是劉光世罷軍政鄴瓊背叛張浚擅棄盱眙還金陵朝廷姑息諸大將不欲有所興革以王庶素有威望故除為樞密副使

四月十四日己巳詔遣王庶按行營壘察州縣弛慢失職者 上委王庶視師江淮調諸路兵預為防秋之計庶臨行朝請犒軍于殿司都教場從之于是使服坐壇上自大將三衙而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軍容嚴整莫敢仰視聞者聳然蓋自多事以來未嘗行此禮也翊日遂行駐節淮上乃移張浚前部張宗顏將七千人軍淮西復請于朝授以節鉞就除淮西安撫使知廬州命巨師古將三千人屯太平州分淮東軍一軍屯天長一軍屯泗上緩急互相聲援劉錡軍還駐鎮江專隸樞密院以為根本岳飛聞庶視

師淮上與庶書曰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開者稱其壯節

張燾兵部侍郎 張燾召赴行在有旨令閣門不隔班先次引見上慰勞久之曰卿去止緣張滉燾曰臣者頃備員後省苟有所見事無大小不敢不盡愚衷如內侍王監乃陛下親近委信之人其擅置禦莊事臣尚論列不敢有隱豈有宰相親無自賜身者公論不與之臣若不言豈不負陛下亦不負張浚上曰卿于交遊且盡忠若此况事主乎因問朕圖治一紀于茲而功效蔑然其弊安在燾曰自昔有為之君未有不先定其規模而能收效者臣紹興初始蒙召對首以治道當先定其規模為言今于七年以所謂規模者臣未見其一定之說臣竊觀方今朝廷施設之方朝令而夕改者有矣夕行而朝

輟者有矣今日以為是明日以為非者有矣其事大體重不可輕舉者莫如六飛之順動往者前臨大江繼又退守矣曾未期年而或進或退豈不為黠虜所窺乎此無他規模不定故也陛下之所朝夕相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而一紀之間命相之制凡十有四下執政遞遷者亦無慮二十餘人非規模不定任之不一責之不專致此紛紛乎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設願陛下以先定規模為急規模既定未有治效不著上嘆息謂此誠方今之急務朕非不欲立定規模緣宰相數易未有定論耳遂擢燾兵部侍郎

金人殺知同州李世輔家屬 李世輔知同州與知華州

王世忠謀來歸朝為其下告變于折含字董世忠被殺

金人西路元帥撒離喝來同州欲謀殺世輔而世輔伏

兵州解執離喝率兵走半撒離喝曰若往江南江南方與大金議和大金以河南之地許還江南江南喜于得地講和必送我歸本國汝則殺害矣世輔曰何以為信撒離喝乃解其衣于近體褚衣中取出一文字即金國主密發來退地之文世輔信之遂放撒離喝令去世輔出奔為金人所追且行且戰其下皆盡世輔奔于夏國金人遂殺世輔一家親屬

五月劉子羽漳州安置 御史中丞常同言劉子羽陝西敗事之罪而謫之

四日監察御史張戒論和議難成 是時有報金人遣使來議和戊子監察御史張戒上殿進呈第二劄子大畧言自靖康以來主議之臣皆有膏肓不可治之病主戰則諱言和主和則諱言戰至于守備亦不復講專恃一

家之說夫有國家者守備一日不可弛也政使和議成猶不可况未成乎上曰不如此國家焉得有靖康之禍戒字定復解州人

六月王庶還朝 有報金人遣烏陵思謀來時樞密使王庶視師在淮甸有旨促還朝庶以謂和議非策乃上章言先帝北征而不復天地鬼神為之憤怒陛下與賊有不共戴天之讎忍復見其使乎其將何以為心其將何以為容其將何以為說且彼之議和割地不過以畫河畫淮二者而已若曰畫淮為界則我之故有安用畫為若曰畫河則山東數千里荆榛無人之地倘我欲宿兵守之財賦無所從出彼必厚索歲帛以重困我矣不若拘其使而怒之章凡五上皆極論其未便其第五劄子曰臣淮省劄令疾速依降聖旨赴行在奏事臣緣在廬

州伏暑因臆腑乘騎未得見沿流兼程前去臣昨以虜使入境屢貢狂瞽上恩聖聽特蒙寬貸未賜誅責比聞使人經過州郡傲慢自尊畧無平日禮數接伴使欲一見而不可得官司供帳至有造金蓋百般需索輕侮肆志畧無忌憚臣所上封章初言陛下方在諒陰不可遽見使人且以挫其風稜兼于國體為得次言虜人講和詐其本心姦謀詭計用之有素次言地界歲幣事關利害未易輕議仰惟睿明必能察其當否區區妄庸何所逃罪然臣稟資直心懷憤懣不能自己輒敢復有論列幸陛下恕其再三之瀆臣聞自古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論越人取吳在驕其志秦之取六國在散其從其間雖或出或入而一定之論未嘗易也黠虜逆天犯順所以謀人之國者曰和而已觀其既以是謀中國方突

騎陵京闕初以和議為辭暨大兵圍城又以和議為辭二聖播遷中原板蕩十餘年間衣冠之俗蹂踐幾遍血人爪牙吞噬靡厭而和議未之或廢也今王倫迎奉梓宮爾而受虜人和議以歸且與其使俱來此可謂信乎劉豫雖云僭竊正名號者七八年一旦逐去虜人慮中原百姓或有反側陝西叛將或生願望吾一旦出師必有應者此設為講和之說仍遣使人為所以疑我者昭昭無疑臣蒙陛下親擢備位本兵國之大事不敢隱默故重為陛下陳其三策莫如拘其使而怒之彼必加兵我則應之所謂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虜人强大自居既非一日或拘其使出于意表氣先奪矣負敗可立而待其次願陛下念不共戴天之讎堅謝使人勿與相見一切使指令對大臣商議然後徐觀所嚮隨事

酌應最其次姑示怯弱待以厚禮俟其出界精兵躡之
所以掩其不備破之必矣凡此三策臣晝夜經度類不
出此倘陛下採其荒唐用濟機用則臣于茲事或可陪
在庭之末議或以臣言為濶誕不切于事則臣之智愚
于是矣不敢復有論說也臣頃與邊臣大將議論皆云
若失今日機會他日勞師費財決無補于事功至有云
今年不用兵納節制事者觀此則人情思奮皆願為陛
下一戰欲望陛下英斷而力行之至不敢愛死以報萬
一不省至是還朝

金人遣烏陵思謀石少卿來聘 烏陵思謀來聘議和也
烏陵思謀即撒虜母也宣和中嘗為議使到京師者是
也王庶方自淮上還朝思謀到館庶再上章力執前議
有曰陛下當兩宮北狩之後龍飛睢陽匹馬渡江扁舟

航海以至苗劉之變艱難萬狀終無所傷天之相陛下
厚矣至今雖未能克復故疆鑿輿順動大將星列官軍
雲屯百度修舉較之前日所謂小康何若不念父母之
讎不思宗廟之耻不痛城下之辱不恤百姓之冤逆天
違人以私夷狄乎不省思謀不出國書不赴都堂欲宰
相就館議事宰相趙鼎不欲思謀迫以歸期乃赴都堂
鼎步驟進趨雍容合禮思謀一見服其有宰相體鼎問
所議者何事思謀曰有好公事商議鼎曰道君皇帝諱
日尚不得有甚好公事鼎問其來思謀曰王倫懇之故
來問割地思謀曰地不可求而得聽大金還與汝鼎以
為非好語是日宰執同知見思謀而樞密副使王庶不
以目視之聞思謀之語有憤懣不平之氣鼎與思謀議
定出國書引見之儀思謀氣稍奪及引見禮甚倨上問

朝廷數遣使議和不從令忽來和何也思謀曰大金皇帝仁慈不欲用兵恐生靈塗炭上曰俟朝廷議之思謀請上自決上令思謀退館以俟乃召宰相問之鼎堅執不可秦檜順上旨謂和為便鼎以二相議不同乞罷宰相不許思謀初入境即問馬擴所在時馬知鼎州上令急召之至行在俾馬入館見思謀因叙海上相見之好且屈指舉諸虜酋小字詢其安否思謀皆舉其封謚之號以答之因蹶踏不安時復欲以馬奉使思謀懼其小已也乃謬為言曰馬某舊往來奉使國中甚敬之念若再遣恐必見留遂信不遣

王庶再論不可講和 王庶在都堂與宰相同見虜使烏陵思謀等謂思謀之言不遜順必有譎詐不可信且朝廷待之過厚矣乃具劄子奏云臣前日在都堂與趙鼎

等同見虜使烏陵思謀石少卿除臣已曾有章疏論列虜不可與和及再詢訪得烏陵思謀在宣政間嘗來東京虜人任以腹心二聖北狩盡出此賊今日天其或者遣使送死雖虀醢之不足以快陛下無窮之恨今陛下反加禮意大臣溫顏承順臣于是日心酸氣噎如醉如痴臣未嘗交一談目未嘗少覘其面君辱臣死臣之不死豈有所愛惜耶臣又竊聽其語詭秘譎詐無一可信問其來則曰王倫懇之問其事則曰地不可求且虜人不遣使已數年矣王倫何者能邀其來乎地不可求則聽我與汝若非虜主之意思謀敢擅出此語乎臣曉夜尋繹此語彼此以用兵之久人馬消耗又老師宿將死亡畧盡又虜性豺狼互有觀望故設此策以休我兵候稍平定必尋干戈今若苟目前以從其請後來禍患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八十四
不可勝言者矣設若虜人未有動作損陛下威武離天下人心蠹耗財賦怠惰兵將歲月易失凶豐不常所壞者國家之軍力所憂者陛下之宗社臣下無所不可今走道塗號奉使者朝在塗泥暮升侍從居廟堂作經綸者竊弄威權專任私昵豈止可為流涕慟哭而已哉臣以忠憤所激肆口所言冒瀆天威乞賜誅責臣不勝願幸不省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八十四
炎興下帙八十四

起紹興八年六月十七日辛未盡十月

十七日辛未殿中侍御史張戒奏論和議不可成 金國遣烏陵思謀石少卿來議和且有還中原故地還梓宮及歸淵聖之說殿中侍御史張戒以謂故地梓宮及淵聖必無可歸之理或恐太后可以還歸耳乃具奏曰臣昨五月四月蒙賜對嘗力陳和議恐難成之狀似蒙聖恩慨然開納且曰卿言善和議成否當置而勿論但嚴設備曰今王倫既回虜使隨至兩國之交謀曲折小臣不敢與然其大畧可耳剝而聞臆度而知也臣備負御史國有大利害義當獻言况已蒙開納敢不畢其說臣竊思今日之議理有或可得者有不可得者畫大河為

三朝士野會編 卷一百一十四
界復中原還梓宮歸淵聖此必不可得者也各務休兵
音書往復或歸吾太后此或可得者也兩國之議和猶
兩家之議婚姻也家聲不敵雖有良媒決不能諧婚姻
之好國勢不敵雖有虜使決不能解侵伐之難虜強我
弱國勢殊絕事之可否豈在一使人之口易者可得而
難者必不可得則然耳其或反是也狂且癡矣敵國以
我為狂且癡則安得不招寇乎臣恐其以此卜我也我
若懼以增德則彼必以為智而不敢伐我若喜而自寬
則彼必以為愚而乘我昔智伯欲襲衛遺之乘馬先以
之璧衛君大悅諸大夫皆喜而南文子獨有憂色衛君
問之南文子曰無勞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
往而彼有以來是以憂也于是衛君修梁津捍邊城智
伯不敢伐我今來有以勝虜而虜初非憚我虜一執劉

豫而自有中原乃遣王倫回揚言講和且有復中原還
梓宮歸淵聖之議此正所謂無勞之禮無功之賞禍之
先也南文子所憂而以為喜可謂智乎石勒欲搶王浚
而奉牌劉琨郭威欲篡漢室而迎主湘陰恐戰敵或乘
之也臣揣虜情若非襲我則必恐我或乘其後是皆欺
我之意而奈何信之中原之復不復梓宮之還不還淵
聖之歸不歸一言可決遷延往還事已可知敵國愚弄
使人延慢臣恐不足以講和而適足以招寇復中原還
梓宮歸淵聖臣子之心熟不愿然以兵取之則可以貨
取之則不可非為不可亦必不得亦或得之不過如童
貫賣燕雲之地虜人暫去復來與地卒兩失之耳自古
豈有兵不能勝而貨財可以却敵復國者哉兵強而後
戰可勝戰勝而後中原可復梓宮可還淵聖可歸苟力

或未能則勤修厥政嚴設邊備可也不知務此而聽其
枝詞游語僥倖萬一于中原無故自復梓宮無故自還
淵聖無故自歸不勞力而坐享成功臣竊以為過矣事
之必不可者臣既力言之其或可者臣亦妄為陛下謀
之輒罄愚意具畫而進乃畫十二條盡切事機貼黃云
臣謂淵聖固不可歸而太后或可歸自古伐人之國得
其家而歸之者易得其君而歸之者難君之去來繫于
勝負而家則無與于事理勢固然虜人貪婪唯利是視
太后有可歸之理昔太祖嘗痛恨開運猾夏之禍自登
極專務節儉乘輿服用一切簡素別貯供御羨餘之物
謂左右曰候及三百萬緡當移書北虜贖本朝陷番百
姓况陛下為太皇后雖縮衣節食可也然亦頗國勢稍
振兵力稍強乃可望耳齊弱周強而宇文護之母遂歸

况陛下尚有大半天下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可不勉哉
御史中丞尚同戶部侍郎向子諲中書舍人潘良貴並罷
遣使日先是秦檜向子諲范同請與金人講和魏正
尚同慮其詐和請善備之潘良貴主戰上命侍從官同
議子諲執講和之說良貴大非之及同奏事子諲與良
貴交爭于殿上止知同為子諲辟客必右子諲也因固
問同固乃稱和為非而以良貴為是大忤上旨由是同
及子諲良貴皆罷以同知湖州同字子正陳州人父安
民為侍御史事哲宗嘗言蔡京之罪被貶書名元祐姦
黨世多其忠同以政和八年登進士第累官知柳州紹
興三年宰相呂頤浩薦其正直擢侍御史為御史中丞
劉錡移軍鎮江府劉錡自廬州召還以主管馬軍司公
事移軍屯于鎮江府王庶請之也

三十日甲申張戒奏議和務先戰守 朝廷議遣王倫奉使迎請梓宮殿中侍御史張戒以謂議和務先戰守乃奏論和狀其畧云臣為朝廷計外則姑示講和之名內則不忘決戰之志而實則嚴兵據險以守此人之論而臣之所以前後進言于陛下者也自古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也又曰使真宗無撻覽之捷仁宗非變曆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又曰苟不能戰又不能守區區信誓豈是恃也上甚然快之

七月王倫加端明殿學士使于金國以請梓宮 金國使烏陵思謀來故復遣王倫也

八月八日辛酉詔申飭邊備 詔曰日者復遣使人報聘上國申問諱日期還梓宮尚慮疆場之臣未諭朝廷之

意遂弛邊備以疑衆心忽忘遠圖安于無事所以過奔衝為守備者或至闕畧練甲兵訓士卒者因廢講求善後之謀臨敵無決勝之策方秋多警實軫予衷爾其嚴飭屬城明告部曲必謹必戒無忘捍禦之方愈遠愈堅更念長久之計以求無窮之固以成不拔之基凡爾有官咸體朕心

巨師古軍和州

馬擴為沁海制置副使軍于鎮江府

九月韓世忠張浚岳飛來朝

叅知政事劉大中罷為資政大夫出知虜州 先是金人遣使來講和好也劉大中附合趙鼎之議以為不可秦檜怒令蕭振言其罪罷其叅知政事以資政知虜州

十月劉錡來朝

三月七日

卷一百八十四

日

力志官

趙鼎罷為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金人有許和之議上與宰相議之趙鼎堅執不可講和之說秦檜意欲講和一日朝殿宰執奏事退獨留身奏講和之說且曰臣以為講和便上曰然檜曰講和之議臣僚之說皆不同各持兩端畏首畏尾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陛下英斷獨與臣議其事不許群臣與則其事乃可成不然無益上曰朕獨與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欲望陛下更精加思慮三日然後別具奏稟上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欲和甚堅猶以為未也乃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慮三日容臣別奏上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上意堅執不移方出文字乞決和議不許群臣干與上欣納鼎之議不協遂罷宰相出知紹興府首途之日檜奏乞備禮餞鼎之行乃就津亭排列別筵率執政俟于津亭鼎相揖罷即登舟檜曰已得旨餞送相公何不少留鼎曰議論已不協何留之有遂登舟叱篙師離岸檜亦叱從人收筵會而歸且顧鼎言曰檜是好意舟已開矣自檜有憾鼎之意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八十五
炎興下帙八十五

起紹興八年十一月二日甲申盡二十日壬寅

十一月二日甲申張戒奏論金人遣使詔諭江南事 金人遣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蕭哲為明威將軍以副之朝廷差起居舍人范同為接伴使且入境甲申張戒以臺官本職上殿因進劄子云臣昨疏十二事陛下雖嘉納朝廷未嘗施行示弱招侮理在必然王倫遽回虜使遂有江南詔諭使及明威將軍之號不云國而直云江南是以我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禮也曾不得為孫權乎一則明威此二者何意虜云詔諭臣不知所諭者何事虜若果欲和則當以議和之名來而何詔諭之有臣觀虜使今日之事與前日大異禮必不屈事必不從臣為

朝廷計上策莫如遜辭拒之其次且勿令遽渡江先問其官名何意詔諭何事禮節事目議定得其實而後進退之尚可少折又曰臣自乙卯歲論戰必敗去秋凡三年而後驗臣今又論和無成豈為無成終必招寇亦愿陛下記之是日午漏戒再具奏曰臣昨十月七日面奏臣觀今日朝廷措置太后雖有可觀之理必蒙聖問何故臣奏乞候王倫回日為陛下謀之又云主戰主和政如醫者喜用大寒大熱藥夫寒熱豈可專用一物用藥貴對病議論貴中理臣謂今日和戰二議雖不可盡廢要不可專主獨有嚴兵謹守此議可專主耳

三日己酉張戒奏論和議利害 乙酉張戒再具奏云臣謂國家只當自勉不可僥倖偷安果得偷安但恐屈辱已甚而偷安亦不得耳講和而是則可以息兵非則亦

可以招寇也

禮部侍郎曾開奏論不當講和 有報金人遣張通古持詔而來禮部侍郎曾開以謂不當忘仇讐而講和好乃具劄奏曰臣聞越王句踐因夫差之敗棲于會稽切齒憤恨不忘報復雖卑辭厚禮臣妾于吳奉幣貸粟外示衰弱然苦身焦思坐卧嘗膽折節下士陰為兵備者二十有二年乘吳之隙一舉而滅之會諸侯而致貢于周橫行江淮號稱霸王此無他堅大志而謀先定故也楚地方千里帶甲百萬戰勝攻取嘗雄于諸侯而惑於張儀之言貪歸商於之地東絕強齊之好而受暴秦之欺懷王入關而不歸項襄逃歸而不耻受其侵侮日益顛錯壤地盛削國亦衰微終至併吞取笑後世此無他貪近利而忘遠圖故也今女真之於我國有秦人欺楚之

三朝士見會編 卷一百八十五 二 董志
意而我之待彼也無越人報吳之心信其詭謀僥倖誦
和稽之前載為可憂觀之今事為難信而朝廷不思有
以伐其謀方且忘大辱甘臣貶稱號捐金帛以難得之
時為無益之事可不為慟哭流涕哉書曰不作無益害
有益功乃成又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
協從今欲鞏固宗社保守疆圉安輯黎元經畫國事若
陛下不先定志不去無益其何以成功乎夫狄戎豺狼
不可保也自用兵以來信使方至兵輒隨之皆已然甚
明之驗不待考諸古而可知况今虜酋之在京師者方
建鎮南之號增屯戍之守閱戰艦備糗糧簡雙丁無非
為入寇之計而我乃日夕冀望和議之成豈不惑耶惟
陛下仁孝誠至哀慕深切則迎奉梓宮之使不得不遣
今既再往矣梓宮之來杳然無期而託以和議虛費時

月使彼可決何必紛紜為他說乎竊聞虜使方責我以
招降之事是求瑕釁隙豈非自取哉伏望陛下以越為
心以楚為戒而忘大恥無惑和議堅心定志一於自治
使政事修於內兵將強于外則將不求而自矣貼黃臣
竊見虜使之來所繫甚大內外臣僚章疏劄子論及此
事者愿陛下悉以降付三省樞密院使輔弼大臣集侍
從官預加熟議使應酢之間至不失悞庶無後悔

十九日辛丑令侍從臺諫詳思講和利害條奏 金國使
張通古蕭哲入境上欲屈已就和已與秦檜議定更令
侍從臺諫詳思條奏乃降旨曰有大金遣使至境朕以
梓宮未還母復在遠陵寢宮闕久稽洒掃兄弟宗族未
得會聚南北軍民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欲屈已就和在
廷侍從臺諫之臣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限一日進入

禮部侍郎曾開奏不當誦和 右臣伏奉本月二十日詔
 旨云云臣蒙器使叨冒侍從待罪禮司欲進一言持建
 一論則臣有僭越之罪今臣幸蒙詔訓條具利便以聞
 臣不避斧鉞之誅直醢之罪極言切論之且虜人之論
 議必不出此策欲竊我國欲慢我勢欲弱我兵誦和而
 用事釋怨以師興臣怨此羈縻之道嘗思雪憤之恥臣
 復見陛下三遣王倫迎梓宮費耗臣億終無梓宮之還
 臣子莫不痛心首虜豈有誦和之意是故歲中兩遣使
 者來臨欲議割地之理今朝廷信此之論故傾心待之
 今陛下降睿旨令條具來云欲使陛下委質于他者且
 魏祖欲并吞江南吳諸將欲迎之魯肅建策于孫權曰
 肅可迎操將軍未可且肅迎之操當以肅還鄉黨名位
 不失作下曹執事將軍迎操將安歸乎且一孫權尚思

一峙終峙吳國况陛下承藝祖撥亂武定之區列聖垂
 成守文之業其不揆此恥也今賊建議增歲幣之語又
 是姦詐也是故賊歲中多來則觀釁而探我策豈不竭
 我力而慢我兵哉臣未喻其言也且歲幣乃邦賦之屬
 也富弼乃議榷場之貨百年有五十萬所收乃其地所
 入章聖故出聖斷如今遽得之故疆費用幾何陛下竭
 民之膏血而緝埋之京師乃諸夏之本也陛下初不欲
 都以正人君之號立宗社而清宮室修國寢而迎淵聖
 蕭條之餘供此不貲之費幾年而得安何年而臻定國
 用稍有不前則劉豫是其規模也臣愿陛下睿斷挫其
 來使豈不幸哉臣為陛下策之今我兵革利堅有憤威
 之勇效死之力嘗膽思奮是故賊有誦和之議愿陛下
 戒諭諸軍將增修武備以觀其釁乘機進兵于都邑非

餘則可
 以供之
 具章聖
 不欲竭
 我力而
 賦之

三朝士目卷之五
四
黃志
賊敢有也有缺議和則

陛下不去尊稱但以古禮以待之則亦不可費兵而專
候于他也皇天臨照此心事無不濟矣若屈志于賊臣
愿先刎領以謝衆議愿陛下察之焉臣具此數未盡愚
心續當面對進呈以聞謹奏

禮部侍郎曾開罷為寶文閣待制宮祠 曾開奏論不當
講和與夷狄共事不報開見秦檜具言不可通和之狀
檜不聽開引石晉奉契丹之禍以證折之檜怒曰侍郎
知故事檜獨不知耶開以言不從即乞罷去遂除寶文
閣待制宮祠

尹焞除禮部侍郎兼侍讀 制曰得遺賢而萬邦寧舉逸
民而天下服自季次原憲與游俠以爭先而將詡薛方
亦稱述之未廣流風既遠此道浸衰我得其人躋諸近

列具官尹焞口泉百氏腹笥九經先王遺言聞諸師訓
君子所養得自躬行句缺蓋動靜之有度申公已老屢辭
加璧之招裴秀居中時赴追鋒之召奏篇送上聖道益
明故茲荷橐之中謀我佚賢之地擢居宗伯仍侍金華
其往欽哉楊我休命尹焞以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
焞方以疾告在中禮部侍郎曾開以待制宮祠罷去遂
除焞為禮部侍郎除張絢為太常少卿焞即以太常少
卿職事交代與絢力辭免乃以待制提舉萬壽觀

二十日壬寅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條奏屈已就
和利害 兵部侍郎張燾奏准都省送到劄子一道云
云臣竊惟虜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宮歸我淵聖
歸我母后歸我宗族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善其言甚
甘廟堂以為信然竊考其說蓋以謂彼非畏我甲兵之

盛也非憚我土地形勢之強也而遽有此議其狼子野心未易測也論者謂中原之地彼自知決不能有也故有此議又謂彼因廢劉豫人心遂疑懼我乘間恢復土地故有此議又謂契丹林牙漸有興復之勢彼既與我為深讐非是大息于我無以結無窮之援也故有此議又謂彼國之厭兵為日久矣始務休息故有此議又謂虜酋屢死新酋之立俱不敢當推避再四與國人約必盡歸我父母宗族國人許之然後敢立故有此議凡是數者言皆有理使虜計果出于此可謂善自為謀矣此陛下所以心信無疑欲屈已而聽之也然茲事體至大振古所無豈虜能為實關天意臣請一為陛下推原之傳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又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然則自古有天下國家者其治亂興廢曷嘗不本乎天哉

祖宗受命于天光有天下奕世戴德百數十年不幸至政宣間天下之亂極矣天下降禍于我國家以致靖康之變二聖播遷九族轉徙宗廟隳廢陵寢丘墟土地陷沒天下板蕩是果人力之所能為哉上天假手于虜而已矣今虜一旦盡欲以歸于我亦豈人力之所能為哉高高在上必有監此者矣由是言之今日之議使天未悔禍則未見其便天既悔禍則無所不可豈狂虜所能輕哉臣請考人事以驗天意陛下龍飛濟州天所命也虜騎屢犯行闕卒以無虞天所保也歲中甲寅一戰而敗虜師天所贊也歲在丙申再戰而却劉豫亦天所贊也歲在丁巳鄴瓊雖叛乃為偽齊廢滅之端亦天所贊也是蓋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立政上當天意而天佑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皆有日矣中興

之期亦不遠矣伏愿陛下姑少忍之益務自修益務自治益務自強以享天心以聽天命以俟天時亡之既至吉無不利則何戰不勝何攻不克何為不成何功不立梓宮何患乎不還淵聖何患乎不還母后何患乎不歸宗族何患乎不復宗廟陵寢何患乎不能繕修南北之民何患乎不混一今此宣議姑唯聽之而無不信可也彼使既已及國勢固難拒使其果有愿和之意如前所陳如我所欲是必天誘其衷使之悔罪必不復強我以難行之禮而在我者將以已行之禮待之則事亦不患乎不成使其初無此心二三其說責我必不可行之禮而要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其色藏何所不有安知非上天聖我復讐之志乎便當命將起而應之此臣區區之愚見也其他利害群臣數能言之不復陳愿陛下斷自

淵衷毋取必于虜而取必于天已若乃畧國家之大恥置宗社之深讐躬率臣民屈膝夷虜北面而臣事之而覲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覽奏曰朕非不知此也興兵以來殆將一紀無辜之民肝腦塗地朕兼愛南北實所不忍故不憚屈身以成和卿第思之燾退遂有再上章之意

吏部侍郎魏正條奏屈已就和利害 吏部侍郎魏正奏臣准樞院劄子奉聖旨以大金遣使至境竟欲屈已就和令侍從臺諫詳思所宜條奏來上臣捧讀再四不覺涕泗之橫臆也仰惟陛下悼梓宮之未還念母后之在遠場陵寢宮闕之久稽汎婦思兄弟宗族之未得會聚痛南北兵民之未得休息意欲屈已就和誠有不得已者然臣聞天下大戒二事親惟孝事君惟忠所宜奉以

周旋不可失墜者也陛下為親而屈孝誠至矣群臣事陛下其得不盡忠乎臣素不熟虜情不知使人所需不知陛下所為屈已者何事聞諸道路之言謂金人頃立偽齊使之屈膝受令北面之禮靡所不至歲時之貢靡所不取今需于我謂必盡然以事料之其間必有不可從者如屈膝受令則大不可從者也賊豫本匹夫爾既為金人所立恩莫大焉北面拜舞禮亦宜之陛下承一祖七宗基業海內愛戴一紀于茲天命有歸何藉于金國乎傳聞聖使之歸謂金人悉從我所欲不復有所需其誠然耶必無難行之禮以重困我陛下何用過為卑辱以取輕侮乎如或故為不可從之事先有所要則其詭詐之情故可見矣倘或輕易從之屈膝受令他時還為所制號令廢置將出其手一有不從便生兵隙予奪

在彼非計之得也雖使還我空地如之何而可保雖雖寢兵如之何而可寢雖欲息民如之何而可息楚人衷甲吐番劫盟前史記之詳矣庸得不慮乎且禮經復讐之義臣未暇論也姑以人主之孝論之孔子稱明王之孝治天下則曰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禍亂不作故以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為天子之孝方今宗廟社稷惟陛下是依天下生靈惟陛下是賴陛下既欲為親少屈更欲審思宗社危安之機與夫天下治亂之所繫考之古誼酌之群情擇其情之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者以國人之意拒之庶幾軍民之心不至懷憤且無噬臍之悔也宗社安而國家可保此非天子之孝乎紹興三年虜使遽至朝廷數遣官報聘明年使人方且交馳而胡虜侵淮甸矣天啟陛下之心六師鱗次江上力為戰守之具

其冬魏良臣等以使事回虜人約再遣使大為誹謗之語陛下悟其姦計使不復遣虜遂引去臣是時以居言路屢陳自治之策前後數千言不過內修政事外攘夷狄章疏具在可考而知今陛下因虜使之來博詢在廷遇初不知和議曲折顧將何辭以對抑聞孟子有云左右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所謂國人者不過萬民與三軍耳縉紳可見矣惟三軍一體今陛下詢于縉紳民情大可見矣惟三軍之心未知所向和戎國之大事豈可不訪之兵將乎欲望聖慈速召大將各帶所部近上統制官數人同來以屈已事目廣加訪問以塞他日意外之憂彼或以為不可亦能鼓作其氣益堅守禦之備也帝堯稽于衆捨己從人以成帝業符堅不從舉國之言終致淝水之敗利害皎然明甚固知陛下孝思之効力能就和而臣所言如此誠以陛下之深知不敢有隱以為己私也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惟陛下留神幸察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八十六
炎興下帙八十六

起紹興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癸卯盡二十五日丁未
二十一日癸卯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率侍從官
上疏 是時侍從臺諫各以已見應詔旨奏聞于是吏
部尚書張燾率侍從官同進劄子曰臣等聞之傳曰聖
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故自古人君設施置措未有不
以從衆而成違衆而敗者伏見今日屈已之事陛下以
為可士大夫不以為可民庶不以為可軍士不以為可
如是而求臣等竊惑之抑陛下為可者謂梓宮可歸也
淵聖可還也母后可還也宗族土地可得也故不憚一
屈以建非常之功此陛下聖孝也國人不以為可者謂
虜人素多變詐今持虛文以來而梓宮未歸淵聖未還

母后未復宗族土地未得何以遽為卑辱之事以拂公論也以陛下聖孝固無所不盡朕天下公論又不可不從使天誘其衷虜果悔禍惟我之從而梓宮已歸淵聖已還母后已復宗社土地皆已得之則兩國通好經久之禮尚有可議豈有但信其虛辭一未有所得而遂有屈膝以從之乎一屈之後將舉國以聽之臣等恐彼之所許未必可得而我之為國日蹙月削遂至不可復支矣臣等竊聞虜入境伴使北向再拜問虜起居此故事也朕軍民見者或至流涕夫人心戴宋如此雖使者一屈猶為之不平况肯使陛下不顧詳議斷而行之萬一衆情不勝其忿而王雲劉晏之事或見于今日陛下始有追悔之心恐已晚矣傳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亂危之道也臣等職在論思竊聞輿論不敢

緘默伏望聖慈俯同衆情毋遂致屈而緩圖之不勝幸甚上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納忠朕甚喜士大夫盡忠如此朕必不至為虜所紿方且熟議若決非詐偽朕後可從如不然當拘其人再遣使審問虛實燾等謝館職官上疏論和議未便左奉議郎秘書省著作郎臣胡瑄左奉議郎守尚書司勳員外郎兼史館校勘臣朱松左朝散郎行秘書省著作左郎張惇左宣教郎秘書省著作左郎臣凌景夏左奉議郎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臣范校勘臣常左宣教郎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臣范如圭謹齋沐昧死百拜獻書皇帝陛下臣聞聽魯仲連而罷新垣衍帝秦之議者魏安僖王是也甘商於之詐而受張儀割地之欺者楚懷王是也恭惟陛下聖明天縱博觀古今是周宣光武中興之主也豈有上不及魏

安僖王而下同楚懷王者哉臣之所弗信也傳曰主憂
臣辱主辱臣死前者上皇訃聞陛下方宅大憂天下受
其辱矣今者聞諸道路口語籍已審如是特辱在陛下
之身臣等得其死為有名之時也人誰無死為君父死
之為有宗宗社死之為古今臣子忠孝大訓死之豈為
無名乎或難臣曰子之言新垣衍張儀之說是也然今
日之事且不與楚魏同何也王倫之言彼將歸我梓宮
歸我淵聖皇帝歸我天之枝族屬歸我以中原之故地
以要我大義以動我是國人顛顛望之十年而未
能致者曾無亡矢遺鏃之費一朝而獲雖使主上為是
一稽顙屈膝焉宜無所愛也豈與夫帝秦倉卒之謀張
儀押闔之論同日道哉臣曰固也昔者劉項相持滎陽
成臯之間嘗置大公俎上約高祖降矣為高祖者信其

詐謀而遽屈則分羹之語不敢出諸口而天下亦非劉
氏有矣惟高祖不信不屈日夜思所以圖楚者而天下
戮力焉故至漢有天下一半諸侯皆附楚兵疲盡而割
鴻溝東西之約自至太公呂后自歸故敵不至于窮蹙
敗亡之迫而與連和者古無有也臣聞四太子者方據
汴都晏然撫有中原之民閔輔淮楚之備未始一日而
撤戍卒各不下數萬屹然不移天方厚毒而稔惡未有
可圖之釁彼亦何憂何恐而一旦無故與我連和幡然
若是何為也哉顧易曉爾彼狃夫薦食之威動輒得志
而我甚易喜故為和之說以侮我又慮我訓兵積衆蓄
銳俟時而事有不可測者故不得不為和之說以撓我
中國民力日就困竭而虜使之至無已時蓋坐傲敵國
疲于奔命無出此計者不憚一費而獲永寧猶之可也

今年秋如是矣冬又如是矣明年又如是子產之言曰
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幾千人而國不亡臣所不忍
聞也殫竭膏血以養驕惰之敵兵屯憤憾用爵不伸緩
急則曰講和講和使此輩藉口而召亂將何以弭其變
哉故臣嘗謂秦之行人虜之和使兵家用之百勝之術
也六國不悟行人割地之無饜故至于社稷不血食國
家不悟虜使講和之得策其禍亦可勝道哉而况夷狄
無義所從來久狼子野心鳴鏑于父子之親而嗜其甘
言信之不惑其料事亦疎矣彼以和之一事得志于我
十有二年矣以覆我王室以弛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
解體我將帥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讐以絕望我中國
謳吟思漢之赤子奈何至今而猶未悟也陛下躬曾閔
之行受夷狄之侮不過曰使我獲伸東朝一日之養于

天下是亦足矣遑卹其他臣恐聖朝未必得所求而禍
生于意外之所未嘗妨也豈可不為寒心哉信如道路
之言則虜人之要我至不遜也至無稽也是坐而降我
也艱難以來彼苟可以毒我者無遺力矣獨欠約我一
事耳今不慮而從之且梓宮何在在境已乎母后何在
淵聖皇帝何在行已乎中原故地版圖何在在使者所
已乎陛下奈何不顧祖宗社稷二百年付託之重將不
慮而從輕以萬乘之尊冒險而徼倖彼犬羊苟獲濟其
不遜無稽之謀而藉躡以逞將焉避之哉劉豫之監甚
未遠也當是時累百王倫何補救敗之際而使天子而
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以
陛下為何如主也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
之則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

原決不可得而一屈膝不可復申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不為慟哭流涕長嘆息哉向者陛下聞閔海道危如累卵尚不肯臣虜况今日國勢既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于襄陽敗之于淮上敗之于渦口敗之于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固已萬之不侔倘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吾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欲臣之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氣不戰而已索此魯仲連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萬民軍一談皆欲食倫之內謗議洵洵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故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固不足道也秦檜為心腹大臣而不為之計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於唐虞而欲導陛下

為石晉頃者禮部侍郎曾開等以故事折檜檜乃厲聲折之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飾非復諫已自可知而乃建議令臺諫侍臣會議可否蓋畏天下議已令臺省侍從共分謗耳有識者皆以檜謂朝廷無人吁可惜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伯者之佐尚能變左衽之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也孫近附檜遂得叅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慢不知可否檜曰虜可譎和近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發問而三不答但云已令臺諫侍從議之矣嗚呼身為叅政不能贊佐大治徒取充位如此若虜騎長驅近還能折衝禦侮邪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負樞

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愿斬三人頭竿之藁街之左在虜為功臣矣可得而追戮哉子思曰人主自減則衆謀不進是事而減之猶卻衆謀况謂必減乎故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不可不察也臣等疎遠小臣然于行在與備一官司之列坐糜廩祿無以報大賜情迫理極義不愛身冒干雷霆甘俟斧鉞臣等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 宰相秦檜方主和議力贊屈己之說以為此事當由聖斷不必謀之在廷上從其言其議已定而外論紛然群起以攻之檜大懼起居舍人勾龍如淵獻計于檜曰相公為天下大計而群說橫起何不擇人為臺官使盡擊去之則相公之事濟檜大悟遂擢如淵為御史中丞人皆駭愕

二十五日丁未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乞斬秦檜孫近王倫 書曰臣謹按王倫押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用詐誕欺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日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 是欲劉豫我也 劉豫日事醜虜南面稱王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牢不可拔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為虜商監不遠而輪乃欲陛下効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虜人則祖宗社稷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之宰輔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夷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我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堂

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不若童稚之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大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亂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見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忘國仇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而不辱舉聽臣之計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倍不然臣赴東海而死寧能處于小朝廷而求活邪書奏市井間喧騰數日不定秦檜上表待罪有詔檜罪無待乃復治事銓遂罷

王庶論和議劄子

第一劄子曰臣竊聞王倫自金國奉

使回及金國遣使前來將到行在臣先奉聖諭前來江淮措置邊防莫獲親詣黼座與聞國論臣承乏樞庭不得默默自己輒貢愚忠冒瀆天聽臣聞無故請和者謀

也究觀金虜侵軼歲逾一紀前來乘全勝之勢直擣淮江我國之師未嘗退縮以避其鋒逮至紹興甲寅冬番偽深入駐兵淮南陛下親征致彼奔潰而去又丙辰冬逆維傾國南向陛下再統六師壓江淮表裏之衝皇威大振番偽始知所畏于是遣使告以徽宗皇帝顯皇后訃音彼若果篤鄰好所報訃音不應在累年之後彼其技窮跡露畏我國家乘間長驅故設此謀沮我師銳氣陛下天資聖孝哀毀之中即遣使求梓宮往還之間一年有半尚未與決固已墮彼計中又聞去年金人以欺詐廢偽庭用事之人奔走去百姓日虞左衽陷淫昏之俗衆情反側虜酋數輩在關中者若據爐炭危疑迫急莫甚于斯時若國家乘機會一麾則中原雲合響應其深却慮不得不再遣使從違之間可不深思而熟計

之臣中夜以思虜使之來甘言厚貌不出二策一則以淮為界一則以河為界若以淮為界則我今日所有之地而淮之外亦有見今州縣所治如泗州連水軍是也既為我有安俟以和為請若以河為界則東西千里兵火之餘白骨未斂幾無人跡彼若誠實與我乃故疆遺民豈可同偽豫之不邛尚當十年無征戰以蘇息之則賦何此而出彼所責歲賂無慮數百萬又豈可加內郡之賦以償不毛之土必于三十萬兵宿于遠餉無用之地假以歲月焉得不自困弊彼之為計可謂盡善也臣愿陛下先與在廷之臣立為一定之論若以淮為界則我賂之何益若以河為界則瘡痍殘民撫存不暇還定安集非俟經三稔方可賦調所議歲賂五年之後方可津遣先慮而議猶恐未至如或不然則彼以計圖我以

戰則不可以賂則不給皆墮其術中是宜陛下宵旰深思洞察以為久經之圖狂瞽之說仰瀆淵聽臣無任墮越待罪之至 第二劄子臣近緣措置邊方徧到沿邊州郡及與守臣等會議聞虜中自廢豫之後遼人漢人上下不安日夕思變前此端正者甚眾其意可見彼知其屯戍不足又旋起簽軍以實疆場今之簽軍又非昔比者弱盡行人心乖離抑又甚焉岳飛近日與臣咨目稱今歲若不乘機會舉兵要納節乞開韓世忠亦以為然臣方欲到榻前縷細開陳今聞虜人入境必大有需索若以梓宮為設如言得歸事在來年又詐偽未易可保今陵寢陷沒豈特徽宗顯肅兩梓宮而已若割淮畫河議和兩淮我今有之夫河南則千里丘墟勢須屯兵戍守揆諸民力支持不易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彼必以此三說疑我正當剖析曲直利害逆折其詐彼
利于和必委曲不得已而從我切望斷自臣衷出臣此
章與大臣熟議無落奸謀之便天下幸甚 第三劄子
臣聞季孫行父之為臣見有禮于君者若孝子之養父
母也見無禮于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才竊
有志焉臣近聞前此虜使傲慢無禮多邀金幣方稍恭
順如此番使人來不可復循前轍欲望陛下先遣人諭
旨以方在諒陰聞使人至權慟不堪為言不須遽令朝
見恐有商量事且令與大臣趙鼎商議如此少破其奸
計又得徐觀趨向在朝廷為得體抑少挫其銳此事與
大臣議之必無不可者惟是王倫決以為不然彼方要
朝廷曲從虜意以成一己之私此人不達大體前日自
陳有廢豫之功如此大事人皆知之尚敢妄誕其餘何

所不至萬望聖察臣無任 第四劄子臣自聞虜使之
來早夜往來于胷中仰恃陛下兼聽之明臣敢進千慮
之得常論未論猥瀆公車竊度陛下不以為未然抑將
信而行之是以愚臣感深激發益竭其心苟有所知不
敢不盡愿復畢其說夫戎狄豺狼宴安酖毒古人戒之
國家不靖疆場患生人面獸心之類變詐百出自渝海
上之盟至今日其欺我者何所不至陛下所自知也豈
待臣言不慮晏安酖毒之戒尚將信其愚弄臣不知其
可也今其誠偽以陛下之聖固難逃照臨然而但不可
輕信其說又不可遽見其使夫商之高宗三年不言其
在諒陰言猶不出其可見外夷之使乎先帝北征而
不復天地鬼神為之怨憤能言之類孰不痛陛下抱負
永訣之痛將見不共戴天之讐其將何以為心又將何

以為容亦將何以為說臣愚伏愿陛下以宗社之重深思高宗不言之意無見異域之使人止趙鼎而下熟與商議足以彰陛下孝思之誠而于國體為得且臣恭依詔旨見今兼程前具奏事誠恐臣萬一未到闕下之日虜使先已授館陛下不疑而易見之敵布腹心伏惟聖慈聽采天下幸甚 第五劄子臣準省劄子令疾速依累降聖旨赴行在奏事臣緣在廬州伏暑加之臟腑乘騎未見泌流兼程前詣臣昨以虜使入境屢貢狂瞽上瀆聖聽特蒙寬貸未賜誅責比聞使人經過州郡傲慢自尊畧無平日禮節接伴使款一見而不可得官司供帳至有打造金盃百端須索詈駭聽臣昨所上封事初言陛下方在諒陰不當遽見使人且以挫其風稜魚于國體為得次言虜人譎和非其本心奸謀詭計用之有

素次言地界歲幣事關宗社未易輕議仰惟聖明必深察其當否區區妄庸何所逃罪然臣稟資愚直心懷憤懣不能自已輒復論列幸

陛下恕其再三之瀆臣聞自古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論越之滅吳在驕其志秦之取六國在散其從其間或出或入一定之論未嘗易也黠虜逆天犯順所以謀人之國者曰和而已觀其既以是謀契丹又以是謀中國方突騎陵京闕初以和議為解暨大兵圍城仍以和議為辭二帝播遷中原板蕩十餘年間衣冠之俗蹂踐幾徧血入于牙吞噬靡厭而和議未之或廢也今王倫迎奉梓宮再而受虜人和議以歸且與其使俱來此為可信乎劉豫之廢虜人慮中原百姓或有反側陝西降將或生顧望國家一旦出師必有內應者此設講和之

說遣使疑我昭然無疑臣蒙陛下親擢備位本兵國之大事不敢隱默故重為陛下陳其三策上策莫若拘其使而怒之彼必加兵我則應之所謂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也虜人強大自居一旦或拘其使出于意表銳氣遂奪殞敗可立而待次愿陛下念不共戴天之讐堅謝使人勿與相見一切令與大臣商議然後徐觀所嚮隨事應酬最其下者姑云怯弱待以厚禮俟其出界精兵躡之掩其不備破之必矣倘陛下採其愚忠用濟機會臣敢不罄竭陪在廷之末議或以臣為妄誕不切于事則臣之智思窮于是矣不敢復有論說也臣頃與邊帥及諸大將議論皆云若失今日機會他日勞師費財決無補于事至于抵掌擊節皆云今年不用兵乞納節致仕觀此人情思奮皆愿為陛下一戰望陛下英斷

而力行之臣不敢愛死以報萬一千冒天威戰灼無地第六劄子臣奮身寒遠素無能稱特荷眷知推任廟堂臣之遭遇世無以過朝夕以思效涓埃愿助海岳去安即危惡生就死豈人情哉伏望聖慈廓日月之明息雷霆之怒或十有一為幸非細近者虜人和議非本至誠實有已藏臣數有章疏未蒙俞允臣不免再具危懇上瀆天聽伏望蓋高聽卑旁燭無私少為鑒察虜人之謀不過有二一則為己一則為我捨此非狂則愚也所謂為己者不過乎彼外訐內叛互相猜忌擁兵角立莫敢先動故為設此謀以待平定徐為後圖此為己之計也所謂為我者必以為金幣之定不須多積土地已廣不煩多占又陛下事之至謹心懷仁恕懇之至切哀憫悔禍欲立盟好永為隣壤此為我之謀也陛下試深

三朝士野會編 卷一百八十一 董志信
且處之外服以備緩急或以適此執政闕員未使斥去
即乞時降虜分遇有和議文字許免簽書庶迹前後反
覆有失立朝之節滯固不移粗安顛愚之性臣區區悃
悃非敢飾詞深慮緘默有傷國體是日降親筆不許辭
免簽書議行遣事庶復具奏曰臣聞昔楚王有吳人之
難使由于城麋復命而不知高厚大小子西怒曰不能
則辭對曰固辭不能而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
盜于雲中以背授戈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所不能也
臣然後知古人以忠事君者其才之能與不能未嘗敢
以一毫欺人故能于艱難禍亂之際各以其能自効而
國家可安也臣生於陝西其風氣漸染耳目所聞見者
莫非兵事禍亂以來嘗欲以氣吞強虜則所謂講和者
非臣之所能也非其所能而強使之則恐誤國家之大

計故臣愿陛下惟責臣以修戎兵不以講和之事命臣
則緩急之際可以支吾縱使金人知陛下命臣以此姦
謀不得肆而和好易成雖曰治戎兵其實從使和也又
况臣賦性愚魯嘗云金人不可和今若預此是臣身為
大臣自為二三可斬也唐渾瑊馬燧李晟將之忠賢古
所未有德宗能用之吐蕃君臣大懼尚結贊謀曰唐之
名将特此三人不去之必為吾患於是甘辭厚幣以申
勤懇朝廷然之會盟于平涼李晟以言不可信罷渾瑊
以被劫罷馬燧以為所賣罷果如其計而無一人留者
愿陛下察臣孤忠特留聖念天下幸甚貼黃契勘臣前
次所上章疏及與王倫議論實有妨黷陛下亦嘗洞然
底裏今若不自陳稟則又如趙鼎劉大中輩首鼠兩端
于陛下國家何益兼臣備數樞庭自合辭職不合辭事

伏乞睿慈除臣一近邊州郡愿效尺寸以盡臣節
施庭臣為殿中侍御史 勾龍如淵除御史中丞不數日
監察御史施庭臣抗章力贊和議秦檜念如淵之言當
擇人為臺官使盡擊去不附和議者故除淵中丞又除
庭臣為橫榻除目既頒搢紳駭愕道路以目莫敢異辭
又有寺丞莫將上疏附會和議驟除起居舍人沈該亦
因附會由冗散而召對中外沸騰兵部侍郎張燾曰吾
世受國恩身忝法從不可自同于衆當念以死爭之乃
上疏極論其非曰臣仰惟陛下聖孝天至痛梓宮之未
還念兩宮之未復不憚屈己與虜人議和夙夜焦勞誠
心懇切皇皇汲汲惟恐後時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欲輕
屈耳幸而日者上自朝廷下逮執事之臣小大一心無
復異議朝夕進退容獻納庶幾天聽為回卒不至屈此

宗社之福也彼施庭臣乃敢復迎合輒敢抗章力贊此
議姑為一身進取之資不卹君父屈辱之恥覆實定罪
殆不容誅乃由察官超擢柱史夫御史府朝廷紀綱之
地而陛下耳目之司也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此議而
得中丞衆議固已嗤鄙之矣今廷庭又以此而躋橫榻
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既同鄉曲又同腹心惟相阿附變
亂是非豈不紊國家之紀綱蔽陛下之耳目乎衆議沸
騰方且切齒而沈該者又以此議由冗散而召對莫將
者又以此議由寺丞而擢右史而淵廷臣庸人也初無
所長但知觀望而將則奸人該則賊吏也考其平生奚
所不為陛下奈何遽與此曹斷國論乎今既沸衆情敢
犯公議熒惑聖聽感移聖心力圖顯官如取如攜臣恐
徼倖之徒皆有覬覦之心乘時射利布列要塗倡和邪

謀終危社稷此臣所以痛憤不能自已也夫自六察而陟臺端超躡甚矣至于寺丞而擢記注則自祖宗以來未之有也除目既頒搢紳駭愕道路以目莫敢一言是此等輩氣焰皆已能箝人之口矣一時小人緣類偕來羽翼既成何所不可詩曰憂心悄悄惓于羣小孔子曰小人成羣斯可愠矣今如淵廷臣將輩漸已成羣豈國之福也伏望睿斷翻然而改特加斥逐庶幾少杜群狂使聞天下幸甚至乎和議則王倫實為謀主彼往來虜中至再四矣陛下所倚為心腹而信之如著龜者也今其為言自己二三事之端倪蓋亦可見更望陛下仰念祖宗付託之重俯念億兆愛戴之誠責愛此身毋輕自屈但務雪恥但思復讐加禮其使厚資遣發諭以必得事實之意告以國人皆曰不可之狀使彼悔禍果出誠

心惟我所欲盡歸于我然後徐議所以報之之禮似未晚也如其變詐將復誘我以虛辭則是包藏不可測便當勵將士保疆場自治自強以聽天意以俟天時天時既至何為不成何求不得伏愿陛下少忍而已所謂自強之策豈有甚高難行之論特患陛下不為而已君臣上下協一心定為規模一新庶政安往而不得志哉矧我將士浸皆可用比之往年氣已數倍萬一未能進取以之自守蓋有餘矣釋此不為而甘心卑辱之事臣竊惑之仰惟陛下處身艱難危苦之中保有國祚一紀于茲矣其所恃者不在人心乎自朝廷有屈已之議上下皆已解體倘遂成屈已之事則上下必至離心人心已離何以立國伏愿陛下戒之重之臣世受國恩身參法從不敢自同衆人是用輒敢進言夫言而犯雷霆之怒

三朝北野會編 卷一百八十七 四 董志
罪固當死不能救止而使陛下受屈辱之恥罪亦當死
干冒天威俯伏俟命所下施庭臣莫將除命更取自聖
旨指揮

二十九日辛亥史館校勘范如圭貽秦檜書責其和議
書曰史館校勘范如圭日者獲以執事侍鈞座于史院
幸聞緒餘之論謂先儒訓釋春秋不務空言皆可見諸
行事如圭竊以為先儒有可行之學而未必得其位相
公既有其學又得其位矣而施設置措乃若與經旨相
戾者心實疑之不敢默也禮經有曰父母之讐不與共
戴天寢苦枕^也幽誓死以報魯莊公父弑于齊又為齊主
昏同狩于禚連兵合黨伐衛圍郕及盟于訖納公子糾
其忘君背天滅絕人之大倫如此魯國臣子則而衆之
于是公子牙之弑臣于前而慶父無君之心動于後圍

人犖卜齷之及交侵于黨氏武闈之間而子般閔公皆
不得其死仲尼為之懼故一書特書以著其罪惡萬世
臣子之大戒不亦深切著明矣乎徽宗皇帝顯肅皇后
崩于沙漠去秋凶問既至主上攀號擗踊哀動天地四
海之內若喪考妣相公身拜元樞不于此時建昌大義
乘六軍痛憤之情與之縞素揮戈北向以治女真反天
逆常之罪釁遣一王倫者卑辭厚幣以請梓宮甚矣謀
之顛錯也春秋之法讐不復賊不討不書葬也者臣子
之事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天下之痛莫甚于此君親
不得其死而不復讐不討賊使神靈抱冤恨于地下而
不伸雖得梓宮而葬之于臣子之心能安否乎古之人
有命將出師誓滅鯨鯢以迎梓宮者矣雖其力小勢窮
不能有濟而名正言順亦可以無愧于天下後世未聞

發幣遣使祈哀請命以求梓宮于寇讐之手者女真用是知我無復讐之心可以肆為玩侮乃示欲和之意使倫歸報交使往來至于再至于三其謀我益深言益甘我之信彼益篤禮益恭墮其計中不自知覺雖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倫之言曰女真欲以梓宮母后淵聖皇帝中原境土悉歸于我審如是豈惟足以解吾君終身之憂哉乃天下臣子之所大愿也然自王者迹熄五霸而下鮮不以詐力相傾今乃欲以誠信之道望于豺狼寧有此理且諱日之報與不報在彼無毫釐利害至不難從之事也我之懇情屢矣而寂無聞焉于其至易者尚不我從則其他可知矣春秋之于中國書名爵而夷狄則以號外而賤之也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外而賤之以為非吾族類其心必異不得不峻內外之限別

貴賤之分以防不測之患于未然也凡中國諸侯與夷狄盟會者春秋必謹志而深譏之其法嚴矣女真自海上結盟借助于我以滅契丹契丹既滅遂犯汴都其不可信一也既為城下之盟講解而退矣曾不旋踵復圍太原其不可信二也自是厥後和使項背相望而侵犯之兵無歲不有其不可信三也既破京城乃始斂兵議和誘我二帝出郊劫之而去其不可信四也劉豫其所立也事之無所不至一日執之如探囊中取物其不可信五也彼之包藏奸詭不可測度如此何為一旦與我如是之厚哉或者謂虜初立粘罕已死親族離畔契丹復振方務自保畏我加兵故欲釋憾解仇以免南顧之慮豈其然乎自劉豫既廢之後我亦畏縮遠屏未嘗敢向北方發一矢彼何憚于我哉是其深謀長計欲不費

一鏃而坐收混一之功耳聞其使稱詔諭挾冊命而來要主上以下拜之禮果有之乎其無之也果可從乎其不可從也反面事讐匹夫猶不肯為忍以堂堂之宋君臣相率而拜不共戴天之人哉主上哀疚在躬孝友天至必曰吾為梓宮屈為皇太后屈為淵聖皇帝屈何不可之有使子弟之情獲申于一日志愿足矣違其他相公何不以必然之理開陳于咫尺之前乎誠使一旦拜受女真之詔則將行女真之命令頒女真之正朔普天之下莫非女真之士率土之濱莫非女真之臣我宋君臣上下雖欲求措身之所且不可得徽宗顯肅之梓宮遂無地可葬母后淵聖之輦輅遂無家可歸矣無乃違主上聖孝之心失相公大忠之節乎昔漢高祖責數項羽兵不少解卒能免太公于姐上晉大夫征繕以輔孺

子使惡我者懼卒能歸惠公于強秦此古人已試之明驗也相公不用此策以慰我主上孝悌之念奈何欲悞主上舉祖宗二百年之天下委而棄之哉今所以委曲順從虜意不敢少有違忤者惟恐其不歸梓宮母后淵聖而加兵于我耳曾不知一正君臣之分則號令生殺皆出于其手設若擁梓宮母后淵聖于大江之外下一紙詔召吾君相以下來迎于境我若從之立為禍變如其不從彼將責我曰吾歸而父母之喪歸而親歸而兄有大造于而國乃違我之命不肯來迎是不孝于父母不恭于兄不忠于我也聲罪來寇將何以待之事至如此則前日所以順從其意者非特未有分毫之益適足以致莫大之禍和好旣敗雖兵不用其可得乎為和之說者必曰今雖講和而邊備實未嘗弛必無意外之患

如主觀之朝廷以議和故謂謀臣猛將可以折衝禦侮者皆無所用或斥逐而遠之或併之于驕庸之將包羞忍恥甘心屈辱以沮喪士氣而離其心殆若歸馬放牛示天下不復用兵者而謂不弛邊備是內欺其心上欺人主下欺億兆之衆也主上南面而君天下十有二年矣其即位也由天下軍民推戴所迫不得已而從之至于今日天下軍民豈肯聽吾君北面而為仇賊之臣哉主上以思念君父母兄之故不憚于屈已天下軍民以愛君之故不肯聽主上之辱身用此拒虜不為無辭若其舉兵而來適足以激怒我衆撫以大義明詔天下率勵瘡痍之餘共雪父母之辱乃不可失機會也大義之動孰不奮發中外貔貅之士數十萬衆懷憤怒不平之氣思一吐之積有年所惟君相用之如何耳昔申胥一

身乃能存楚雖三戶足以亡秦遂氏四家盡織齊戍田單孤壘一戰而復濟上七十餘城惟其誠心懇切以氣直決勝負耳况女真無道已甚中國雖敗亡之餘亦未至如即墨遂人之弱詎可甘心降虜而亡自強之志相公若必欲拂天下之情贊成主上受此屈辱如有奸雄因衆心之憤擁數十萬衆仗大義以問相公之罪則將何辭以對宣和靖康以來為女真之所屠戮者非將士之父兄則其子弟幸得脫身于鋒鏑恨不得女真之肉齧而食之今相公反愛信之天屬之戚萬口籍口扼腕忿怒莫不歸罪于相公亦知之乎相公嘗自謂我欲濟國事死且不避寧避怨謗相公之心則忠矣使殺身而有益于君固志士仁人之所愿為也若犯衆怒陷吾君于不義政恐不惟怨謗而已將喪身及國毒流天下遺

三朝正史卷之七
八
臭萬世苟非至愚無知自暴自棄天奪其魄心風發狂者孰肯為此靖康時有老卒郭京者自言有異術能遁形用兵使敵人莫覺宰相何桌信以為狀用為大將募京城市井猥浮之徒部分教習為之奇兵城中之人皆知不可用惟淵聖與桌傾心委任不以為疑方其引兵出城也君臣猶延頸以望成功及既敗而走然後悔之已無及矣今倫之妾何以異京愿相公鑒覆車之轍悟而改圖之無至事敗頓足拊髀悔恨于不可奈何之時也如圭聞虜使接伴官范同所難頗已恭順不敢過索數人皆以為善如圭私憂過慮竊謂其既以詔諭為名豈但肯已哉深恐一旦到朝乘君臣上下震懼危懼之際張皇事勢以恐喝朝廷我或倉惶錯愕不暇顧從一人之言前日詔侍從臺諫之臣所議既上不知以屈

為慮遂為之屈則大事去矣不可不早定計也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今以為可者有幾以為不可者有幾相公何不啟一主上徧觀而熟計之人心惟虛一而靜如止水與鑑乃能明燭物理毫髮無遺苟有所偏主則雖泰山在前而且不見相公豈可執一己之私意而忽深思馬則是非利害判若黑白矣若曰主上聖意堅確臣下莫之能回此非所望于相公也春秋之法王朝公卿書爵而宰咺渠伯糾皆書名者以其承王命而賜諸侯之妾聘弑逆之人故貶之也當不義而知其不可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不忠言不聽而不去阿諛患失惟欲是從至悞君父則將焉用彼相矣此張華所以見責于張林而不能答也相公立乎人之朝謀人之邦國而欲使萬乘之主辱身于不共戴天之讐較諸咺糾

罪孰重輕聖人復起難乎免于誅絕矣昔堯舜與群臣謀謨廟堂之上曰都曰俞曰吁曰咈可否相濟不專為同故能相與致治之功孔子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比來議論鯁直不肯詭隨者往也聽其去而柔媚諂諛之人相公平日所疾者乃或號召豈相公厭惡正直覺今是而昨非乎將使吾君惟以莫違予言為樂雖知其足以喪邦亦莫之恤也可不為痛心哉傳曰發不郵緯而憂宗周之隕懼將及也今日存亡危急之秋死生禍福上下所同誰不可言者而當路巨公乃或謂士大夫各有司存不當趣論朝廷事是拒人于千里之外而自塗其耳目也適墮冥行將入于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也

靖康之間聞公不其死發一忠言高名大節輝映千古卓然如太山北斗天下仰望若不可企及如圭舅氏胡文定公每訓子弟舉相公為標準相公亦以道義相知生則援之于朝與謀國政歿則發揚幽光被哀榮之典施及不肖之甥亦蒙收錄且辱與款進賜教恩眷厚矣今茲濫從諸儒備僚屬之末議不忍相公壞前日之名節受天下之怨怒禍集厥身而并及于國家也與其雷同眾人竊議于後孰若獻區區之忠于執事者庶幾其聽于萬一哉恕其狂直而用其言惟相公之命怨其僭越而加之罪亦惟命不勝惶恐之至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八十八
炎興下帙八十八

起紹興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辛亥盡十二月一日
癸丑

王庶再上乞罷會議劄子 臣前日赴都堂與趙鼎等同

見烏陵思謀石某除臣已曾有章疏論虜不可與和及

再論訪得烏陵思謀在宣政間嘗來東京虜人任以腹

心二聖北狩盡出此賊今日天其或者令來送死雖虜

醢之不足以快陛下無窮之冤今陛下反加禮義大臣

溫顏承順臣于是日心酸氣噎如醉如癡口未嘗交一

言目未嘗少覘其面君辱臣死臣之不死豈有所愛惜

也臣又竊聽其說詭計譎詐無一可信問其來則曰王

倫懇之論其事則曰地不可求且虜人不遣使已數年

此劄已見前一百八十三卷中
非乞罷會議也當有舛誤

矣王倫何者能邀其來乎地不可求則聽我與汝若非虜主之意思謀敢擅出此語乎臣曉夜尋繹此語彼此以用兵之久人馬消耗又老師威將死亡畧盡又虜性豺狼互有觀望設此策以休我兵後稍平安尋干戈今若苟目前以從其請後來禍患有不可勝言者矣設如虜人未有動作損陛下威武天下之心蠹耗財賦怠惰兵將歲月易失豈凶不常所懷者國家之事力所憂者陛下之宗社臣下無所不可令走道途號奉使者朝在泥塗暮則侍從居廟堂作經綸者窈弄威柄專任私妃豈止可為流涕慟哭而已哉臣以忠憤所激肆口所言冒瀆聖聽乞賜誅責臣不勝愿幸

李光叅知政事張守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使

劉一止起居郎 劉一止紹興二年為起居郎以宮祠去

後除祠部員外郎奉祠俄除浙東提刑一止立朝論議剴切士論歸之時上眷不衰八年九月召赴行在奏對稱旨上喜除秘書少監未幾復為起居郎制曰自起居注行而著作之官遂分自時政記作而二史之職幾廢允惟賢哲昭示典刑褚遂良知人臣之當守官規模遠矣魏謩不敢陷人主于非法論諫兼之我得其人可追二子勾龍如淵詞也

王庶屢上劄子乞免簽書和議文字上不許遂乞解樞密職事 王庶再辭免簽書和議機政第一劄子臣聞晉武帝之伐吳也大臣張華等皆以為可賈充獨以為不利吳平武帝賞華等并充加邑戶八千唐憲宗之討蔡也宰相李逢吉等皆欲罷兵裴度獨以為宜討及蔡平憲宗命度為相罷逢吉不用蓋謀慮不審輒沮大計至

至其成功是可責也則并賞之此晉武帝之所以敗事
憲宗毅狀能中興也臣不才偶承人乏備位樞機之地
日者王倫再以和議出使臣嘗妄以為倫必不還議決
不成今倫既歸報是臣愚暗不達事理幾敗陛下事陛
下雖以臣為可赦臣亦何言以見陛下見同列見國人
乎伏望聖慈以晉武帝唐憲宗之得失為鑒許臣自免
退伏田畝以為百執事之戒臣無任祈天請命俯伏待
罪之至貼黃兼臣齒髮衰遲舊有負薪之疾近嘗發動
步履艱難侍立殿陛恐或顛擠不恭為甚乞解機政以
便醫藥曷勝惶恐之至 第二劄子臣比以議論迂疎
違忤聖聽加以衰邁多病尸素無補乞罷樞密府職事
未蒙俞允尚有區區血誠不敢緘默坐視輒復傾倒庶
幾少盡平日憂國愛君之意臣聞自昔禦戎雖時有不

同大畧惟和與戰一言而已方其猖獗也不過乘吾釁
隙已藏禍心以僥倖無厭方其柔服也又不過畏吾威
強搖尾稽顙偷安朝夕是則戰之與和非彼能之皆係
吾中國之重輕爾故漢唐之君深明此理與之和必嚴
其兵備與之戰未嘗絕其和意所謂柔遠能爾盡于是
矣今天下遭逆虜荼毒度劉者十過七八天子駐蹕海
隅南北屯兵阻險自固不敢渡淮窺長安其衰弱可謂
極矣陛下過自貶損屈辱稱臣遣使進幣項背相望或
拘或因慢言惡聲無所不至其困辱可謂至矣兵家至
論不過曰知彼知己今彼如是之強我如此之弱雖三
尺童子皆知之而王倫之來反論和好已成盡還侵地
驗以古則不合審于今則無謂察其情則已藏不細觀
其勢則蹤跡可見獨陛下斷以不疑而行之此殆天意

未欲悔禍致使陛下為于孝思弗虞此奸謀也臣試更為陛下陳之議和之說正緣此外訏內叛上下携貳假我使命以安反側幸少寧息遠則不出一二載近或期月必別生事此故不論且以日前所損言之使人疲于奔命財賦竭于資送將士挫其勇銳民庶困于將迎歲月費于無益事勢至此非特虜人一旦敗盟無可支持又恐諸將師老財匱有弗戢之灾禍可既乎此臣所以朝夕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臣前所謂朝廷自作不靖者正謂此爾且虜雖無知豈不戒吳越之事乎寧肯付我土地與我兵馬使復不共戴天之讐也臣不敢飾非以質前說若復闕陝則臣歸骨有地宗族有相見之期松楸有展眉之日豈臣所不欲哉第萬萬無此上悞聖明下悞生靈宴安酖毒必至噬臍矣昔楚懷王惑于張儀

卒為秦所拘使子孫流涕忍恥以事仇讐之國終至覆亡今王倫言語反覆踪跡詭秘終恐養成厲階滋蔓難圖悔何可及愿陛下深念前事勉思令圖不遠而復尚可救藥苟或不然其患豈勝言哉乞留聖念宗社幸甚貼黃臣惟資滯固所見止于如此不可鑄鑿苟留無益悞國乞早賜不遂以為異議之戒臣不勝俯伏俟命之至 第三劄子臣竊詳王倫之歸以為和好可以成故土地可復皇族可歸上自一人下逮百執事皆有喜色獨臣愚暗不達事機早夜以思揣本齊末見其可臣復強聒之別無他腸止知愛君和之與否臣不復論且以自今虜人利害言之講和為上遣使次之用兵為下何以言之虜人自破大遼及長驅中原幾三十年矣所得地土數倍漢唐所得珠玉子女莫知紀極地廣而無法

以經理財豐而恃勢以相圖又師老宿將死亡殆盡主
幼權分有患失之虞此所以講和為上也虜人滅大遼
蕩中原使信往來曾無虛日得志兩國專用此道矧自
廢豫之後醜迹敗露 不安故重報使人以安反側
兼可以察我虛實耗我之資財離我之腹心急我之兵
勢彼何憚而不為此所以遣使為次也虜人之兵內有
牽制外多疑忌所用之人非若昔日之勇銳所簽之軍
非若昔日之強悍前出後空嘗有覆巢之餘率眾深入
不無倒戈之患又淮上荒墟地無所掠大江浩渺未可
以渡諸將兵勢不同曩時所以用兵為下也今彼所行
皆上策至為得計吾方信之墮其計中惟恐不如所欲
臣不敢效子胥出不祥之言殺身以立後世之名于國
何補惟陛下深思之速斷之無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

視昔天下幸甚 第四劄子臣比以菲才叨冒重任累
陳危懇仰瀆聖聽過蒙睿慈俯從所欲狀至今未蒙處
分臣之肝膽瀝殆盡臣之踪跡已見狼狽伏望聖慈矜
憐衰憊使遂退休臣不勝感激伏俟命之至貼黃伏念
臣四海一身萬里無家若非天地兼容文母垂念誰肯
為臣憐者臣不勝惶恐殞越之至 第五劄子臣比緣
衰病力自退休使旨屢臨備宣德意詔辭斷下益佩恩
私再冒嚴誅仰干洪造伏念臣孤單寡與約結無奇濫
處周行以叨連帥荷收還于遠服俾待罪于樞庭坐籌
決勝之周功解難排紛而無策未委司敗獨賴聖知濯
髮數愆空驚白首撫膺增愧惟歎赤心願茲福過以灾
生實因力小而任大伏望皇帝陛下特垂淵聽俯諒微
情遂以宮祠寘之散地俾愚忠之少愧庶衰疾之有瘳

來日尚多敢悼捐軀之義餘生未泯猶思結草之忠臣
不勝激切待罪之至 第六劄子臣伏思太宗有天下
垂二百年矣祖宗功德重熙累洽雖唐未易可擬偶以
崇觀之後太平日久上倦萬機委政宰輔奸人弄權橫
生邊事夷狄因之不守巢穴虔劉兩河板蕩京闕凶焰
酷烈不忍聞宗社幾至中絕賴天道好還人思戴漢戎
馬之間陛下出繼大統天下翻然改圖以謂有君恃以
不忍殆天意爾也後匹馬渡江扁舟航海以至苗劉之
變艱難萬端終無所傷天之相陛下可謂厚矣今雖未
能復兩河取鞏洛定山東舉閩右而大將星列官軍雲
屯比之前日可謂小康矣又據長江以自衛萬全計也
何若不念父母之讐不思宗廟之恥不痛宮闕之灾不
辱百姓之冤含糊渙忍姑從謬悠不能終始以墜大業

非特字有缺以一二數也伏望陛下反覆前後鑒觀天意
勉思良圖以冀善後非天下之福祉稷之福也非社稷
之福陛下之福也取進止。

再上劄子一臣待罪闕庭一歲之久未嘗敢有干與朝政
偶有短見義合上陳近因虜使請和以喧輿論自非睿
謨先定廟筭僉諧則內患外憂未易應料頃惟威懷有
道輔贊得人故足以銷奸謀于未萌屈人兵于不戰臣
素昧世務豈能知兵和之與否非所敢與獨聞逆虜詭
詐動輒和請口血未乾隨即背叛要我以難從之請加
我以違約之辭兵興而每墮其計是以群議洵洵民心
小搖事機之微存亡所繫惟覲陛下深戒前轍博采衆
情與中外之兵大臣謀長久保邦至計無專事于聘問
而易遂于忠良廣加詢謀期以善後無以厚幣甘言而

三朝北野叢書 卷一百八十八
聽其奸謀謂成笑已定而重于改圖使漆室之女無傷
葵之憂則社稷生靈蒙安泰之福臣以感寒暴下伏枕
逾旬不能躬對天問以進忠悃狂瞽僭率干冒宸嚴無
任惶懼以俟斧鑕

十二月一日癸丑朔戒諭和議詔 朕以眇躬撫茲艱運
越自初載痛二帝之蒙塵故于累年每卑辭而遣使不
難屈已徒以為親雖恚意以經營要未得其要領昨者
驚傳諱問恭請梓宮彼方以誨和而來此固當度宜而
應朕念陵寢在遠母兄未還傷宗族之流離哀軍民之
重苦深惟所處務闕中既朝慮而夕思又廣詢而博訪
言或同異正在兼收事有從來固非創議樞密院編修
官胡銓職在樞機之屬外乖簾陛之議遽上封章肆為
凶悖初投匭而未出已騰藁而四傳導倡陵犯之風陰

懷劫持之計倘誠心于為國但合輸忠惟專意于取名
故茲自眩閔其淺慮告爾多方勿惑胥動之浮言庶圖
久長之大計

召韓肖胄劉岑赴行在

孟庾知嚴州

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許還河以南故地 金人以張通
古為詔諭江南使以蕭哲為明威將軍副之令與王倫
偕來朝廷遣范同至境上接伴至是到館通古以持金
國詔而來許割三京河南地還梓宮及太后事是時上
意與宰相秦檜已定議而朝臣猶未簽請道路之言皆
不以為是通古要與人執抗禮又欲上面拜金國之詔
議未定故通古在館多日未得引見

曾開奏論張通古等 奏劄曰臣訪聞虜使在路語接伴

范同云本國主相及軍前並無遣使江南之意今王倫與我百拜懇告不得已而來不知有何事商量又以排辦頗次行有里數之怒濡滯出語不遜范同嘗具因依申朝廷不知既聞此語當有以答之乎又聞隨行三節人從至路恣其出入並無檢察有下節女真常先半程肆意而行將至之日夜半押馬過臨平逮曉已至江漲下節下名乃鄴瓊將官旁觀多識之此皆朝廷所當稽察不可忽焉者陛下初遣使本為迎奉梓宮王倫之還創生和議疑其不可信故諭云若金國果有欲和之意當自遣使來相議倫執陛下聖意遂至哀告求請虜使得以藉口謂本無來意因倫拜告而來陛下觀此意豈非盛氣而凌我乎臣竊聞王倫前此曰日所得虜書已有早遣使人以圖休息之辭則今日虜使豈可謂我求

之乎而自當諭館伴官以此語折之也虜帥拒我禮物而不受書意責我以招降而使者自入境已有傲慢侵凌之語就館之後言語禮貌必無遜順陛下堅前日之說察其情偽勿輕見之或止令執政與之高議最為得體仍乞宣諭執政同心協意深思審處預設應答之辭當使在我理直勿令有一言之失使得起釁萬一事有可議其于許與之際亦不當輕發善遣而徐議之可也所有虜使隨行三節人從乞嚴行約束勿放出館臣又聞今日宰相執政各班留身奏事者三人豈非所見不同難以共議乎夫人臣當一体于國于小事尚不當有况此大事或今心懷異志各立偏說既不與都堂會議擇其可者行之又不于榻前各以所見面折庭爭取決而行陛下又不以輔臣留身之言宣諭于眾上下蒙蔽

三朝土野會編

卷

董志會

